



七集第四種

左傳劉杜持平

劉炫規杜持平敘

左傳自杜氏集劉子駿賈景伯許惠卿穎子巖之註題曰經傳集解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棄經從傳先儒集羣矢焉故自杜而後南朝則崔靈恩著左氏條議以難杜北朝則張沖著春秋義略異于杜氏者七十餘事衛冀隆精服氏學難杜六十三事至劉光伯隋世大儒隋志記其撰左傳述義四十卷孔沖遠作正義據以爲本見於自敘今亦無從別識獨其規過唐志作三卷者孔子一一標出而概以爲非毋亦祖杜之過與余幼承庭訓授讀是經蓄疑者久矣壬戌之秋將乞假旋里謁河間紀文達公于邸第公意若

規杜持平

序

重有所託者瑛敬進而請之慨然曰當日編纂四庫嘗欲作規杜持平一書以釋兩家之紛今老矣有志未逮惟汝同志其爲我成之瑛謹誌之不敢忘其時方殫力於說文爲羣經正字之學猝猝未暇及迨脫稿而余年已七十有四矣精力日益衰幾何不負師命也幸天假餘年猶可力疾從事經始於甲戌之冬閱十有五

月而書成顧以炳燭之明又苦索居之久其去于負師命者又幾何也噫是非誰折提命如新妄得起九京而執經問難也夫嘉慶乙亥嘉平邵瑛書於桂隱書屋

劉炫規杜持平目錄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冬宋人取長葛

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及大遼弗及

規杜持平

目錄

桓公

及其大夫孔父

以郕大鼎賂公

大路越席

藻率鞞韞

三年春正月

嘉粟旨酒

宋人執祭仲

許叔入於許

冬城向

莊公

以蔡侯獻舞歸

齊人執鄭詹

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

閔公

辛廖占之曰吉

是服也狂夫阻之

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規杜持平

目錄

三

僖公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卜徒父筮之

涉河侯車敗

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服者懷德

貳者懷刑此一役也

公子季友卒

夏滅項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邾人執鄆子用之
用鄆子於次睢之社

宋公茲父卒

公賦六月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室如懸磬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

規杜持平

目錄

四

晉中軍風於澤亾大旆之左旃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鄭伯捷卒

晉人敗狄於箕

文公

作僖公主

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反過甯甯嬴從之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且復致公瑁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貉

邾子遽蔣卒

惠叔猶毀以為請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鹿死不擇音

宣公

皆取賂而還

覲杜持平

目錄

五

鄭伯蘭卒

以盈其貫

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衛侯鄭卒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

先穀佐之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

於是有庭實旅百

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山藪藏疾

成公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用蜃炭

規杜詩平

目錄

何臣之爲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立武宮

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敢告不甯君命之辱

邾子貜且卒

士燮卒

襄公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使西鉏吾庀府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公至自會

吳子乘卒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

規杜持平

目錄

七

邾子慆卒

曹伯負芻卒於師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齊侯環卒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夏邾畀我來奔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在周為唐杜氏

男女以班

晉侯許之

同盟於重邱齊成故也

先八邑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邴伯有賦鶉之賁賁

且觀優至於魚里

衛侯衎卒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

規杜持平

目錄

八

有先王之遺民焉

盛德之所同也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

昭公

取鄆

吾代二子愍矣

十一月己酉

滕子原卒

西陸朝覲而出之

叔禽叔椒子羽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因其十家九縣

余又將殺段也

陳侯溺卒

逐楚而建陳也

宋公成卒

朝有著定

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規杜持平

目錄

九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

公子愁遂如晉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僕析父從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

不明棄其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

猶義也夫

受賑歸賑

許不專於楚

及師至則投諸外

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

七音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規杜持平

目錄

同德度義

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齊侯圍鄆

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萬民弗忍居王於箠

矯誣先王

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木正曰句芒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

定公

而田於大陸焚焉

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公及諸侯盟於臯鼬

社稷不動

規柱持平

目錄

七

大雩

公會晉師於瓦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

得用焉曰獲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

齊侯衛侯次於垂葭實郎氏

哀公

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

晉取棘蒲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國人懼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

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由圍宋師

人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逢澤有介麋焉

孔某卒

規杜持平

目錄

三

衡流而方羊裔

武伯曰然則彘也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劉炫規杜持平卷一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元年

注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疏劉炫爲規過云元正惟取婚長之義不爲體元居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爲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

按漢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又曰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

規杜持平

卷一

一

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杜云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意正本此義亦正大而劉光伯以爲元正惟取始長之義又曰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似春秋此筆專爲隱桓而設編矣且人君即位稱元年孔子未修春秋前自是古法如此故君之始年謂之元年歲之初月謂之正月董氏尙覺有意求奇

況專主隱桓耶

冬宋人取長葛 隱六年

注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

疏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而規杜氏杜孔義已明瞭而劉光伯必以大都名通強與杜違按長葛漢志潁川郡有長社縣應邵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後漢志潁川郡長社有長葛城劉昭注引左傳隱五年宋伐鄭圍長葛縣本名長葛地道記曰社中樹暴長漢改名水經注洧水篇洧水與龍淵水出長社縣西北又東逕長社縣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隱公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魏潁川郡治也余以景明中出宰茲郡

規杜持平

卷一

二

于土下得一樹根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又社土地名潁川長社北有長葛城合此諸說可謂詳哉其言之矣而不言及大都名通是光伯之說亦以意逆之也然卽據上諸說其爲大都甚明如此立說亦無不可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隱七年

注但言以歸非執也

疏劉君引沈子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

按春秋之文凡以歸者多言執如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此不言執也

春秋有變文之例此凡伯由聘魯還見執趙子常謂變執言伐乃修春秋之辭范武子謂諱執言以歸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其說並通況公羊傳明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傳有明文杜必以爲非執泥矣劉引沈子知子者以定四年蔡滅沈以沈子嘉歸經書殺之哀七年魯伐知以知子益來傳言囚諸負瑕獻于亳社于執更無所疑也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隱八年

注許田近許之田

疏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爲說公羊傳巨實近許故以許爲

規杜持平

卷一

三

名劉君更無所憑直云別有許邑巨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

按許田爲魯朝宿之邑公穀皆同獨左氏言許田與祊田並言見桓元年傳是許邑之田也故杜云許田近許之田而劉光伯以爲別有許邑巨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孔穎達以爲無所憑據而詩閼宮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是常爲魯南鄙許爲魯西鄙當必有所本劉君所見或與毛同元和郡縣志云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左氏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而祀周公卽此城寰宇記亦同皆依據毛傳爲證

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

隱八年

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卽先人之諡稱以爲族

疏爲諡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諡因將爲族以諡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諡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

按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史記集解引鄭駁五經異義此傳文作以字爲氏杜解補正曰今作諡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文云公命

規杜持平

卷一

四

以字爲展氏是也據此泥定以字爲諡因以爲族故有可疑知諡乃傳寫誤字本作氏則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族者屬也氏之別名義本瞭然可不必別生輟輟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隱十年

注書取克之易也

疏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

按左襄十三年傳云凡書取言易也昭四年傳云凡克邑不用

師徒曰取是取者皆易詞但此經上言伐下言取杜注云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既用師徒卽不得云克之易矣莊十一年傳云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注云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爲文公羊昭四年傳云其言取之何滅之也取之爲言滅之此經云取之正此義故劉光伯以取之非易規杜氏亦此意也孔仲達必以爲非失其旨矣

及大達弗及

隱十一年

注達道方九軌也

規杜持平

卷一

五

疏劉炫規過以達爲九道交出國國皆有達道

按元凱之說是言塗方九軌曰達本考工記匠人經塗九軌也光伯之說是言九達之道曰達本爾雅釋宮九達謂之達也但考工經塗九軌無名曰達之文恐杜意以鄭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記有九軌卽以達當之而不知其說實無當也達說文本从九从首作馗九部馗九達道也釋名釋道九達曰達齊魯謂道多曰達師此形然也詩兔置施於中達毛傳亦曰達九達之道其他漢魏注家無不用爾雅爲義惟杜元凱以道方九軌用考工易爾雅隱十一年及莊二十八年宣十二年並同光伯規

之當矣

及其大夫孔父 桓二年

注孔父稱名者內不能以其閨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疏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

按以父爲名故杜以爲貶詞且積累其惡以示責然以父爲名爲貶義固難通書傳從無以父爲名者亦從無以父甫爲貶詞者且孔氏之先多以字連父故世本有木金父祁父家語本姓篇云宋襄公熙生弗父何何生送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

規杜持平

卷一

六

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父之字此孔父杜氏謂孔父嘉孔子六世祖是則孔父名嘉春秋書孔父實非名也穀梁傳謂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最爲得之而杜以爲貶詞且積累其惡云內不能治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劉炫規之當矣此事公穀二傳俱得其實惟杜氏所言未允不可不因劉氏之規而論之

以郟大鼎賂公 桓二年

注郟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郟城

疏劉君難杜注郃國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郃城郃宋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郃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郃國所爲宋邑劉以南郃北郃並宋邑別有郃國以規杜氏

按左僖二十年郃子來朝杜注郃姬姓國孔疏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郃之初封文王之子聘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諡號不知誰滅之據此似造大鼎者卽此郃國也穀梁傳曰郃鼎者郃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郃大鼎也但據杜意郃國爲北郃宋邑爲南郃近志云郃有二城北郃城則爲郃國又南二里曰南郃

規杜持平

卷一

七

城則爲宋邑隱十年取郃是也俱在山東兗州府城武縣劉光伯以南郃北郃相去不遠並是宋邑別有郃國以規杜氏然則郃國畢竟在何處耶

大路越席

桓二年

注大路玉路

疏劉君以大路爲木路矣規杜氏

按周禮巾車五路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釋大路然總目曰昭其儉細目曰茅屋曰越席不應大路獨以玉故服虔云大路木路而劉光伯遵服亦曰大路木路非光伯矣規乃正其立言有

斟酌也正義轉云於玉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又引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豈非於義不倫立言倒置

藻率鞞鞞

桓二年

注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

疏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

按鞞鞞言刀飾上下多誤惟毛傳贍彼洛矣不誤而公劉言之便誤劉光伯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規杜氏乃援贍彼洛矣也若并及公劉傳又爽然自失矣孔氏阿杜謂鞞鞞或上或下俱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此作疏之體則然不可爲正論劉熙

規杜持平

卷一

八

釋名釋兵云刀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鞞鞞卑也在下之言也分別上下而言其所以然此篤論也

三年春正月

桓二年

注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厯天王所頒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厯故不書王

疏引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厯經不書王如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大王居於狄泉其時未有王矣時未有王厯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厯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

七年再失閏傳偁司麻過而杜釋例云魯之司麻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麻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麻旣言麻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麻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

按春秋屬辭曰春秋書王正月九十一王二月二十四王三月十九歲首必書王月明奉王朔也事繫正月書王正月正月無事而事繫二月則書王二月正月二月俱無事而事繫三月則

規杜持平

卷一

九

書王三月月爲繫事書也孔氏曰正月周之正也二月殷之正也三月夏之正也故皆書王以別之吳氏曰此侯國之史故於月上加王若王朝之史則月上不必加王也二說皆得之若桓公十八年中書正月不書王者十書二月不書王者三則夫子所筆削也而杜氏以爲由王室不班麻故劉炫規之如此其實桓公無王自是公穀舊說胡文定曰桓公弑君而立至於今年諸侯之喪事畢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問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

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此夫子筆削之意也

嘉粟旨酒 桓六年

注栗謹敬也

疏劉炫以栗為穗貌而規杜過

按書傳榛栗棗栗義多取敬栗練主用栗亦取敬謹戰栗此杜所以栗訓謹敬也劉光伯以栗為穗貌考詩生民實穎實栗鄭箋栗成就也毛傳栗其實栗栗然是栗為穗貌也孔疏引桓六年左傳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粟是栗

規杜持平

卷一

十

為穀熟貌穀熟貌即穗貌也况嘉粟配旨酒而嘉粟又所以為酒為醴者於義更為親切仲達必以為非毋乃阿杜太過

慈銘按以嘉粟為粟米之嘉者以與旨酒對文其詞甚順然傳文下云謂其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自以有嘉德釋嘉字無違心釋粟字故杜以謹敬釋之且既云旨酒自不必復傳及粟米之嘉此當從杜

宋人執鄭祭仲 桓十一年

注祭氏仲名不偁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

疏劉君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矣規杜氏又云祭仲本非行人按以祭仲為行人是杜氏一人之言而傳中不一見有稱祭仲見隱元年有稱祭足見隱三年有稱祭仲足見桓五年杜注祭

足卽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有稱祭封人仲足見桓十一年杜注封人是守封疆者因以所守爲氏似無可疑而劉氏仲爲氏攷伯仲叔季長幼之稱以爲字似亦有理惟杜以祭仲爲行人而於傳中注且曰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攷傳仲未嘗出使往宋特被誘如宋在宋見執耳被誘如宋卽非因事而行非因事而行更不在使人之例杜強目以行人直不知何所據也光伯謂祭仲本非行人於傳中又云杜欲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所規當矣

規杜持平

卷一

十一

慈銘按杜以仲爲名足爲字亦出臆撰仲叔等字春秋無以爲名者疏引蕭叔爲比然莊十二年傳之蕭叔大心杜注以叔爲名亦是臆說蓋古人紀事名字連併往往先字後名如孔父嘉弗父何等皆是祭仲足蕭叔大心亦是先字後名惟當時簡書亦有竟併字者如後世以字行之比孔父與祭仲皆以字行不亦以備字嘉之劉說蓋用公羊以祭仲爲行權亦非是

許叔入于許

桓十五年

注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

非國逆例

疏國逆正例據去國而來許叔本非去國故云非國逆例其實許始復國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迎逆指其實事有國逆之

理故于釋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但非國逆正例耳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氏

按穀梁傳許叔許之責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范甯集解云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其義最爲平允杜但以叔本不去國無事國人迎立故曰雖稱入非國逆例然言未允矣光伯規之蓋此意也

冬城向

桓十六年

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

規杜持平

卷一

五

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葵
滕成公傳云五月如滕卽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
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
云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
與言厯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疏劉炫規過以爲案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
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
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爲建戌之中霜始降房

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元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
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
秋城楚邛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
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
中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爲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

按春秋凡城築俱不月城凡二十三築凡八俱不月也雖會城
不月襄二十九年城杞是也雖城成周不月昭三十二年城成
周是也皆以其事不可以月刻之故此城向亦然蓋戒事於冬
初而成事於春令旣無妨農事又不害公旬故傳曰書時而諸

規杜持平

卷一

三

儒所以嘵嘵者總緣下文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於夏正則九
月是不時也而杜尊傳謂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
隨本而書之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
十一月而正也而劉光伯備引周語之文謂火見土功總在建
亥之月建戌之中必無土功之理然杜謂此年閏在六月月卻
節前此語此論竝非漫然蓋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
已得建亥節氣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爲不可光
伯但知火見土功常理而不知逢置閏之年火見亦有遲早杜
已明言推校此年閏在六月乃執周語以規杜抑何知其一不

知其二也

以蔡侯獻舞歸

莊十年

注獻舞蔡季又隱七年注但言其歸非執也

疏劉炫云在陳死則僭滅以還者則言以歸以規杜氏

按春秋書以歸者其文不一宣十五年以潞子嬰兒歸定四年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十四年以頓子睢歸十五年以胡子豹歸然潞子許男頓子胡子上俱系以滅是宗廟社稷已亾而君見獲於敵沈子上系以滅下更系以殺之是宗廟社稷已亾君已見獲而又受戮於敵若蔡獻舞則宗廟社稷不亾君規杜持平

規杜持平

卷一

十四

不被囚執但與將其歸穀梁傳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光伯規杜其實杜義與劉同全無異處豈當日未檢隱七年杜注耶抑光伯所見本此處別有杜注耶

齊人執鄭詹

莊十七年

注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偁行人罪之也

疏劉炫以此注云詣齊見執釋例曰詹本非出使謂二者自相矛盾

按春秋無行人專官其偶有稱行人者如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昭八年楚人執鄭行人于徵師殺之見春秋經乃一

時奉使亦偁行人非專官也此鄭詹杜以爲鄭執政大臣或因
僖七年傳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之文之故至行人實不見
經傳亦杜氏一家之言也若請齊見執本屬當時實事而釋例
又云詹本非出使蓋言詹迫於徵朝而往非奉命行聘之使也
光伯規杜之意言詹之往齊如此更不得爲行人仍桓十一年
以祭仲非行人之義孔仲達以二文雖異而實同駁之恐非劉
意也

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

莊三十二年

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規杜持平

卷一

五

疏劉炫規過云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健耳非有力也當
言投車蓋過於稷門

按杜氏說蓋似曲詳傳義蓋自是名物攷工記輪人爲蓋蓋崇
十尺固矣劉熙釋名釋車蓋在上覆蓋人也荀子禮論版蓋斯
象拂也楊倞注蓋車蓋也投蓋自是投車蓋杜氏謂走而自投
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曲而無當杜解補正曰正義謂車蓋輕
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
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能行
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辛廖占之曰吉閔元年

注辛廖晉大夫

疏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

按周有辛甲辛有傳有明文一則曰昔平王之東遷也再則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其爲周人無疑而杜唯以辛廖爲晉大夫故光伯規之且以晉國不得有姓辛攷辛史記禹後有辛氏廣韻夏啟封支子於莘莘辛聲相近遂爲辛氏宜光伯謂晉不得有也然杜解又引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

規杜持平

卷一

夫

是乎有董史注云辛有周人二子適晉爲太史則辛氏雖出於周枝流於晉此杜氏原本於傳之言不得謂其虛擬臆度也

是服也狂夫阻之閔二年

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疏劉以方相氏狂夫所服芻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爲偏衣也當服此衣非是意所止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故杜別爲此解按光伯此條非規杜也直駁服虔及外傳韋昭說耳服虔以狂士卽方相氏之士服卽方相所蒙元衣朱裳言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阻止也韋昭以方相氏之士將服是衣必先

詛之阻古詛字也光伯謂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據外傳狂夫阻之衣下有其言曰盡適而反言卽狂夫祭詛之言韋昭注亦同也偏衣外傳謂之偏褻之衣裳在中左右異故曰偏亦見韋注方相元衣朱裳左右同色自不得爲偏衣也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閔二年

注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

疏劉炫云二五嬖賤不得爲二政太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爲大都

按光伯所規是也曲沃卽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陸氏繁

規杜持平

卷一

七

左傳附注曰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祇取內寵嬖子二事耳則驪姬奚齊是也胡文定殺世子申生傳亦特舉二事爲言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僖五年

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

疏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旣視朔故下

文去公字耳

按上所云至卽此所云至望卽望雲物書卽書雲物而書本或作而書雲物陸元朗以爲非其實義無所非下文旣云書雲物則上而書可省繁複耳上已言公旣視朔此總分至啟閉斷無再用公字之文且上公旣至而書言其實事下凡至爲備故也言其理何爲尙要用公字乎杜云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上日南至何嘗不是日官掌其職而公必親視朔何也

卜徒父筮之 僖十五年

注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疏劉炫云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規杜持平

卷一

六

亦是雜占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而云不能通三易之占者

杜解補正曰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非也卜徒父秦之

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

兼掌於卜人也按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疏卜用三

龜筮用三易故顧以太卜掌三易之法證古之筮皆掌於卜而

僖四年孔疏引崔靈恩以爲筮必以三代之法故太卜掌三兆

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旅占

涉河侯車敗 僖十五年

注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之車敗也

疏劉炫以爲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以涉河侯車敗爲秦伯車敗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爲秦伯車有三敗也

杜解補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伯及韓晉尙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何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償於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懷諫規杜持平

卷一

九

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三敗及韓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服者懷德貳者懷刑此一役也 僖十五年

注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時之功

疏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杜則假稱君子之意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若但論韓戰於秦未有深利何肯納也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絕按一役指現在韓戰自是確不可易而杜好爲異解謂復可當

一事之功宜光伯以服義規之也故孔氏亦不能以爲非願以爲未能殊絕以直截了當之文而求殊絕徒見其阿附矣

公子季友卒 僖十六年

注稱字者貴之

疏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又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杜以季爲字劉以季爲氏凡言氏者世其官也生而賜氏卽生而賜族族者屬也氏之別名春秋五論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孫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爲卿矣季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族俾規杜持平

卷一

三

世其卿也光伯以季爲氏又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其說皆當惟杜以季爲字失之

夏滅項 僖十七年

注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疏劉炫云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旣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

按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言滅項是用大師也將卑師眾應稱師將卑師少不應稱師劉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理或然也或疑將卑師少豈能滅國不知項

雖國名其實不過一邑杜注項國今汝陰項縣僖二年虞師晉
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也是項之言滅可
無疑也況經言帥師固非一師傳言師少亦豈不成師將周禮
二千五百人之限而猶有所不足乎以將卑師少不能滅國非
通論也

劉炫規杜持平卷一終

南菁書院叢書

規杜持平

卷一

三

劉炫規杜持平卷二

餘姚邵瑛學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僖十六年

注言石隕鷁退陰陽錯逆所爲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

疏劉炫云石隕鷁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咎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鷁之異耳非始從石鷁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爲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鷁之間是不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鷁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己行何失而致此變但門吉凶焉在以爲石隕鷁退吉凶所從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爲說也

按杜氏棄人事而空言陰陽劉氏言陰陽而重在人事其義本於服虔而實發源於兩漢羣儒穀梁傳注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公羊傳注何休曰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也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之耿介自用卒以三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

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又穀梁疏引許慎異義載穀梁說云
隕石於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
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六鷁退者鄭元云六鷁俱飛得諸
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
執敗是陰行也以上諸說皆言陰陽而重在人事與劉氏義同
也

邾人執鄆子用之

僖十九年

注鄆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爲爵已虐故直書用之言
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

規社持平

卷二

二

疏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於社

按書微子犧牲用孔傳器實曰用周禮庖人凡用禽獸疏家
每言殺牲謂之用卽此用之之用也傳稱用之於社而經不書
於社故杜云赴不及然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傳言用隱
太子於岡山而經不言岡山豈亦赴不及耶則光伯規過謂執
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於社不爲無當也

用鄆子於次睢之社

僖十九年

注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疏劉炫云按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

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

按殺人而用祭原屬不經宜光伯之駁之也然用郇子於次睢之社似非無因司馬子魚之言固屬鑿鑿況後漢志琅邪國下云臨沂故屬東海有叢亭劉昭注補引博物記曰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卽次睢之社彼用人於亳社傳言始此次睢之社恐東夷舊俗相沿如此故博物記有民謂之食人社之言蓋淫昏之鬼夷狄之俗非禮明義斷之君有所不能禁也

宋公茲父卒

僖二十三年

規杜持平

卷二

三

注三同盟

疏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杜氏

按宋公茲父以僖公九年卽位其年盟於葵邱十五年盟於牡邱唯與魯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三者并數二十一年盟於薄也然是盟也其秋實宋公主盟會孟魯不與焉楚乃執宋公以伐宋至冬十二月公會諸侯盟薄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尙未得與盟安得謂與魯同盟也光伯以不與薄盟規杜蓋得其實

公賦六月

僖二十三年

注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主

國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疏劉炫規過云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義者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者不是首章

按杜注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故曰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然其下文實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以佐天子實次章之言不可爲首章也且以匡王者言出征獫狁以正王國之封畿以佐天子者言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則於公子

規杜持平

卷二

四

還晉之事以匡王國實不如以佐天子之爲親切也杜氏舍本文而自引以匡王國以全其稱詩篇者取首章之義之說實屬牽合無當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僖二十五年

注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

疏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餓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按按勘記云經徑古多通用如楚詞招魂經堂入與王逸注經一作徑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舊音經此傳徑爲徑行上讀爲義經爲經歷下屬爲句上屬者謂趙衰以壺飧從徑

下屬者謂經歷饑餒而弗食皆言趙衰從晉文之績也然下屬恐非光伯一人經典釋文曰一讀以壺飡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不專云劉讀是經徑通用古固有此兩讀非獨光伯一人也

室如縣磬

傳二十六年

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

疏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磬蓋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噉故改如爲而言

規杜持平

卷二

五

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曰如磬在縣下無粟帛炫乃以服義規杜

按磬磬說文異義缶部磬器中空也从缶殼聲詩云瓶之罄矣

石部磬樂石也从石殼象縣虞之形是也而古多通用如禮記

樂記石聲磬鄭注磬當爲磬字之誤也文王世子則磬於甸人

孔疏引左傳室如縣磬杜預云磬盡也皇氏云如縣樂器之磬

也又左傳經典釋文云磬亦作磬盡也國語亦作磬韋昭注云

縣磬言魯府藏空虛如縣磬也按此文之辨不在磬磬之異同

而在如字之作而解與否杜作而解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

作本字解故言如罄在縣下無粟帛其實如罄便當作罄罄祇當作罄盡解說文所謂器中空蓼莪詩瓶之罄矣是也

慈銘案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二句相對爲文罄罄字通罄之在縣作偏句形一說詳釋錫室中空無物僅有壞柱存尸之形故云室如縣罄也杜解作資糧縣盡不辭甚矣且卽以罄本字之義言之謂室如器中空亦較勝罄盡之訓然於縣字無著若杜義則縣字更不可解矣服說謂盡去蓋覆及壁惟存棖椽是也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僖二十六年

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

疏自祝融之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

規杜持平

卷二

六

爲一世計父子爲十二世何以得近千二百年乎

按論語子路孔安國注三十年曰世皇疏同說文亦曰三十年

爲一世國語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注父子相繼曰世史

記周本紀集解引唐固亦曰父子相繼曰世夫父子相繼度亦

不過三十年上下之數兩義亦相通也如此則杜所云十二世

孫亦不過三四百年之數安得有一千二百年乎劉氏泥定百

年爲一世規杜且云千二百年未爲允當孔氏謂或兄弟伯叔

相及皆爲君故年多而世少亦無所證據

慈銘案劉說以祝融在帝馨之世下歷帝華九年堯九十年舜五十年此據尚書典注爲疏據夏四百年殷六百年至

鷲熊周初約一千二百年不得僅爲十二世故云父子十二世得千二百年則當百年爲一世矣此爲杜誤無疑邵氏似會誤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僖二十七年

注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

疏劉炫云下蒐於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爲下軍之佐以規杜氏

按先軫於此始見其官職無攷故杜以下文變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證之君二十八年卻穀卒則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故傳曰上德也以下軍佐超將中軍也韋昭於其佐下軍則注曰

規杜持平

卷二

七

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於將中軍則注曰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視杜爲斟酌先軫亦稱原軫如先穀亦稱原穀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 僖二十八年

注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

疏劉炫規過以爲晉人告略

按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光伯以爲晉人告略亦有見春秋自莊公以前傳所記楚事往往不見於經亦由不告也況此役楚師大敗情尤非所樂告而晉自獻公以來告命已通於魯僖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注釋經必須告乃書十

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注釋經書在今年則此城濮之役以爲晉人來告無疑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乃晉人告略耳

晉中軍風於澤亾大旆之左旃 僖二十八年

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大旆旗名繫旒曰旆通帛曰旃
疏劉炫規過爲以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

按釋名釋天云風放也氣放散也晉中軍風於澤非必牛馬因風而走逸不過言牛馬放散於澤耳因放散牛馬遺失左軍所建之旃祁瞞之奸軍令亦不過如此何必至盡失牛馬始爲罪
規杜持平 卷二 八
極重也且爾時晉師方欲進集中軍牛馬遽失豈能猝備是杜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之說恐非也光伯謂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甚當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僖二十九年

注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

疏劉炫以爲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以規杜氏

按杜上經注云諸侯大夫違禮盟公侯又此上傳注云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而於王子虎轉以爲違禮下盟列國故劉炫規杜

謂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不知此注已云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云兼有者謂諸卿祇可當小國之君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也穀梁盟洮傳曰朝服雖做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況王子虎非盟洮王人下士之微可比乎王子虎亦曰王叔文公見文三年傳

鄭伯捷卒

僖三十二年

注文公也三同盟

疏三同盟皆據王臣臨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謬

按鄭文於魯莊二十二年卽位與魯同盟者屢矣莊二十七年

規杜持平

卷一

九

於幽僖元年於禋五年於首止七年於甯母八年於洮乞盟九年於葵邱十三年於鹹十五年於牡邱十六年於淮二十一年於薄二十八年於踐土又於温與魯十二同盟而杜云三同盟實不可解孔疏強爲之說謂據王臣臨盟則八年於洮九年於葵邱二十八年於踐土是然與魯同盟獨於鄭必有王臣臨盟者始合亦不可解此必有誤字宜劉氏之規其謬也

晉人敗狄於箕

僖三十三年

注卻缺稱人者未爲卿

疏劉炫云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卻缺也而稱人

者晉諱而以微人告

據傳箕之役晉侯先軫皆在卻缺尚未爲卿而獲白狄子者實
卻缺杜注以爲卻缺稱人者未爲卿似當時爲將帥者乃卻缺
也以今詳味春秋經傳稱晉人蓋穀梁傳所謂眾辭固不必指
卻缺亦不必指先軫與晉侯晉人猶詩載馳許大夫而曰許人
耳如曰晉諱而以微人告此役於晉似無所諱四月文公既葬
秋月於禮得從戎事狄之強橫迭侵魯衛齊晉敗之有功且獲
其君又何恥諱而以微人告是杜注固未善劉規亦未盡得也

作僖公主

文二年

規杜持平

卷一

十

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疏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爲得也

按周卒哭而耐耐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
練主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公羊注引禮土
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藏於廟室中堂所當奉事
也范甯穀梁注曰主蓋神之所馮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
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本孝經說皆廟主也至社主周禮
謂之田主大司徒云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注所宜木謂若松
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而杜於廟主

亦以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言之豈非風牛馬不相及乎劉氏所
規未見全文其大致蓋如此不可謂無當也

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文二年

注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

疏劉炫以爲直據兄弟大小爲義不須云死之長幼以規杜氏
按閔公名敞方莊公庶子僖公名申閔公庶兄閔公以莊三十
三年立二年弑僖公以閔二年立三十三年卒是僖公雖長分
已爲臣閔公雖小分已爲君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
故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注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

規杜持平

卷二

十一

穆賈疏周以后稷廟爲始祖卽從不窋以後爲數不窋父爲昭
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後
漢書質帝紀章懷注曰魯閔公立二年薨次僖公僖雖是閔庶
兄然嘗爲閔臣位次當在閔下後文公卽位乃進僖公神位居
閔之上左傳曰躋僖公逆祀也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從順
也順祀謂退僖神位於閔下穀梁曰從祀先公貴復正也

反過甯甯嬴從之

文五年

注嬴逆旅大夫

疏劉炫以甯嬴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

按甯晉邑定元年魏獻子卒於甯是也嬴連邑言殊不可解國語晉語云舍於逆旅甯嬴氏韋昭注云嬴其姓似甯嬴是逆旅之主非掌逆旅之大夫故劉炫亦以爲客舍主人也而杜以爲逆旅大夫者孔穎達曰若是逆旅之主是卑賤之人猶如重館人告文仲重邱人罵孫蒯止應稱人而已何得名氏見傳杜以傳載名氏故爲逆旅大夫其實甯是其邑嬴是其姓不過謂此邑人姓嬴者耳何所見其尊而爲逆旅大夫而非客舍主人乎劉氏規之當矣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文六年

規杜持平

卷二

三

注聞晉侯疾故

疏劉炫以爲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

按儀禮聘禮事畢之後凡意外之變禮有豫備如出聘賓介死賓聘有私喪出聘本國君喪遭所聘國君喪及夫人世子喪無不有豫備之禮季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以行魯人以爲三思話柄而不知實出禮經非文子豫備不虞不至此爲聘使者所當取法也孔穎達謂依聘禮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然篇中既有遭喪名目豈無齎備之禮必謂臨時辨備無此理

也故劉光伯謂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妨其未然不必問晉侯有疾亦緣熟讀聘禮故也

蓋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文七年

注爲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疏劉炫以爲歸鄭及歸衛田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杜氏

按文元年傳衛孔達侵鄭伐縣皆及匡五月晉師圍戚六月取之秋晉侯疆戚田杜注晉取戚田正其疆界至是文七年傳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欲晉還衛田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皆言歸衛不言歸鄭衛孔達侵鄭伐匡揆之文義匡自應規杜持平

屬鄭然杜注卻不明言鄭地而八年注轉有匡本衛邑中屬鄭之文至戚衛邑在頓邱衛縣西則文元年杜注有明文宜劉氏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杜氏也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

文八年

注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

疏劉炫云服虔以爲致之於鄭以服言是規杜

按杜解補正傳氏曰自申至於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衛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衛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衛此杜氏之

闕漏耳按自申至於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故服虔以爲致之於鄭劉炫以服言爲是規杜洵不誤也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貉

文十年

注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麋子恥之遂逃而歸二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

疏劉炫以爲告文略故不書陳鄭宋

按是役陳鄭蔡皆從而陳鄭與會不與次蔡與次不與會與會

規杜持平

卷二

齒

魯從也與次同惡也惟陳鄭爲魯從故十四年晉趙盾爲新城之盟陳鄭咸在蔡實同惡故蔡獨不與此亦當時之實在隱情而後顯露者也穀梁子曰同盟於新城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蔡豈能外楚乎惟有聽楚之命而已宋本楚蔡所謀伐宜其不會息也

邾子遷蔭卒

文十三年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劉炫以犖盟規之

按春秋於莊二十八年夏四月書邾子瑣卒是遷蔭於二十九

年卽位僖元年與魯會於櫟傳云盟於犖杜注犖卽櫟也地有二名而云未同盟豈會而不盟耶然傳實云盟於犖謀救鄭也則光伯以犖盟規杜不爲無見也

惠叔猶毀以爲請

文十五年

注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

疏劉炫云敖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月未匝不得稱期年

按惠叔卽文元年傳周內史叔服相人所稱難也收子者收子謂收葬公孫敖也猶毀以爲請謂敖卒已向周猶尙哭以爲請

蓋敖卒卽請至今未已也卒之魯人從其請感子以赦父此易

規杜持平

卷二

五

所謂有子考无咎也敖卒於十四年九月齊人歸其喪於十五年夏是據月未匝不得稱期年故光伯以未周十二月規杜氏先君蚡昌所以服陞隔也

文十六年

注蚡昌楚武王父

疏劉炫云按楚世家蚡昌卒弟熊達殺蚡昌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則蚡昌是兄不得爲父

按玉篇口部云楚先有熊侏是爲蚡昌侏所律切楚世家作侏索隱曰近代本卽有字從目者作舜音非也世家云蚡昌十七年卒蚡昌弟熊通弑蚡昌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經典釋文曰

據楚世家與杜異劉光伯云據楚世家則蚡冒是兄不得爲父如劉陸說杜解非也但熊達楚世家實作熊通則未知世家與劉陸孰爲是也

鹿死不擇音 文十七年

注音所林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

疏劉炫從服說以爲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難杜

按杜讀音爲蔭卽樹蔭之蔭字亦作陰禮記祭義陰爲野土鄭注陰讀爲依廕之廕詩有杕之杜鄭箋以其特生陰窆也釋文本亦作蔭是也劉讀爲音聲之音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

規杜持平

卷二

共

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從服說以爲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據下文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劉實不如杜說之善

皆取賂而還 宣元年

注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疏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也

按文十五年諸侯盟扈將伐齊齊人賂晉侯而止於傳有之十

七年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實無賂晉之事何當虛指其事謂皆取賂杜說非也劉光伯謂此傳上文宋及晉平取宋賂爲魯討齊取齊賂是傳言皆者皆齊宋也蓋得之矣

鄭伯蘭卒

宣三年

注再與文同盟

疏蘭以僖三十三年卽位文二年盟於垂隴七年於扈十四年於新城魯鄭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者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以此規之

規杜持平

卷二

七

按七年於扈春秋經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與別處敘盟迥別宜杜不數謂再與文同盟不云三同盟也再盟者文二年盟垂隴文十四年盟新城是扈地初見莊二十三年杜注鄭地以盈其貫

宣六年

注貫猶習也

疏劉炫云案尙書秦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

按說文母部云貫錢貝之貫一切經音義卷一引蒼頡云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易剝貫魚釋文貫穿也論語衛靈云子一以

賈之皇疏賈猶穿也書秦誓商罪貫盈二孔傳疏與劉炫同杜以賈爲習經傳亦多有之如左襄三十一年射御貫昭二十六年貫瀆魂神國語魯語畫而講貫之類但貫連盈言自屬物在繩索之賈爲得所謂惡貫滿盈也

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宣八年

注舒蓼二國名

疏正義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爲一國而規之

規杜持平

卷一

六

按楚有羣舒亦稱眾舒世本云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稱羣與眾文十二年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注羣舒之屬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杜注皆不能實指其地惟羣舒下云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舒城縣爲古舒城廬江縣爲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縣之境又按舒庸舒鳩皆冠以舒明此舒蓼亦是其類是舒蓼爲一國名可不必言劉炫泥定二國傳寫之誤以規杜過非也又按文五年傳楚子燮滅蓼不冠以舒者別自是蓼國

杜據臧文仲之言謂蓼與六皆皋陶之後亦如文十六年滅庸與舒庸無與也孔氏併合文五年所滅之蓼與此舒蓼爲一則又誤矣

衛侯鄭卒 宣九年

注三與文同盟

疏鄭父燬以僖二十五年卒鄭代立其年盟於洮二十六年於向二十八年於踐土文七年於扈十四年於新城唯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

規杜持平

卷二

九

按僖二十六年盟向乃衛甯速不與衛侯盟也文七年盟扈經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諸侯不序未見衛侯之必與盟也且宣三年鄭伯蘭卒杜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同盟不數改三與文同盟爲再如此則此衛侯鄭卒必據與文同盟直是一同盟匪特三字誤二字亦誤也

劉炫規杜持平卷二終

南菁書院叢書

劉炫規杜持平卷三

餘姚邵瑛學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

宣十年

注玉帛之使謂聘

疏劉炫以爲玉帛之使謂國家有交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

一身

按如杜意如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郟出奔宋曹會曾來聘魯是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也如劉意則玉帛之使但謂告命相通不必言聘如蔡與魯未嘗交聘而書其大夫出奔可見玉帛書舜典所謂五玉三帛帛所以薦玉故交聘之事往往玉帛

規杜持平

卷三

聯言

先穀佐之

宣十二年

注彘季代林父

疏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穀非彘季以規杜按彘季彘子當是兩人與先穀同名者乃彘子亦稱原穀宣十二年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邱杜注原穀先穀是也與士魴同名者乃彘季成十八年春秋經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傳今彘季亦佐下軍杜注彘季士魴亦稱彘恭子晉語七云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韋注彘恭子士魴也食邑

於旻是也此先穀佐之當卽 子而杜注以爲旻季旻季恐旻
子之誤傳文皆稱旻子惟此注稱旻季足徵其誤也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宣十二年

注賜老則不計勞

疏劉炫云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
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以不計勞
之文而規杜氏

按內姓選於親下六句兩句成聯每句立義老有加惠是謂年
老者有加增恩惠賈山所謂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

規杜持平

卷三

二

事又禮所謂執醬執爵祝餉祝鯁也而杜氏以爲賜老則不計
勞似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爲此解光伯之規過蓋亦此意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宣十三年

注其二三篇其六六篇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

樂歌之次第

疏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
萬邦

按孔子未剛定以前詩篇次多亂卽如左襄二十九年季札觀
樂歌齊之後宜魏而歌豳歌豳之後宜小雅而歌秦歌秦之後

宜陳而歌魏又如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
臺前今由庚崇邱由儀三篇竝在南山有臺之下蓼蕭之上亦
緣篇次錯亂耳茲其三曰鋪時繹思其六曰綏萬邦全與今詩
頌篇次無涉杜注謂蓋楚樂歌之次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
賚第三桓第六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
思第六引綏萬邦其實乃其時詩篇次多亂三六之數實楚子
之所目見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宣十二年

注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規杜持平

卷三

三

疏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爲
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過

按詳玩上下文義光伯解義自確孔穎達疏述杜義謂文承武
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使子孫不
忘上四篇之詩實不如劉炫所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
功業承上開下爲得神解也

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

宣十四年

注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

疏劉炫以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

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

按孔達亦稱莊叔自左傳外禮記祭統鼎銘嘗詳言之其有功成公無焮贅說絕不見爲成公壻之文傳謂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杜注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據傳直孔氏再世爲公壻而鼎銘鋪張揚厲無一字言及傳注之言恐未可信也光伯謂傳文無衛侯之女爲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蓋得之國語楚語變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韋昭注室家資也是也

規杜持平

卷三

四

於是有庭實旅百宣十四年

注主人亦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

疏劉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王

陳贄帛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按庭實旅百國語晉語韋昭注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成數也

左襄二十二年杜注旅陳也百言物備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

勳篇使苟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高誘注爲

庭實爲虞庭中之實此正左傳所謂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者

又儀禮聘禮庭實設鄭注庭實乘馬又庭實設馬乘鄭注乘四

馬也又庭實從鄭注庭實四馬亦與呂覽屈產之乘爲庭實合是皆賓之庭實也此杜注謂主人亦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者攷聘禮賓禮畢後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盞銅醢醢百饗米百筥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上介饗餼三牢士介四皆餼太牢其禮視卿爲差皆主人答賓之禮也但傳論小國之免於大國而言朝聘自當以賓爲重杜所云云不過言主人亦有此禮耳非正解庭實旅百也故光伯謂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宣十四年

規杜持平

卷三

五

注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

疏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維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軼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鞏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禮

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以規杜氏

按據魯而言朝如僖二十八年公朝於王所王申公朝於王所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此其正也其次則如公如齊自僖十年春王正月至昭二十七年冬凡十次又公如晉自文三年冬至定三年春王正月凡二十一次又其次則如楚襄二十八年十有一月昭七年三月凡兩次雖未見獻其治國與征伐之功皆爲牧伯而朝也然車服文章貨賂幣帛無一非其土地之所出未嘗不可見其治國之功至征伐之功則魯固小國如襄十九年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臧武仲以

規杜持平

卷三

六

爲非禮且曰計功則借人也言借晉力也則魯實無征伐之功可獻也故莊三十一年六月獻戎捷乃齊桓耳僖二十一年使宜申來獻捷乃楚成耳非小國之所敢與也茲劉光伯論獻捷亦祇據成二年晉敗齊師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謂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又曰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伐復有何功可獻以規杜過也

山藪藏疾

宣十五年

注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疏劉炫以爲澤旁之藪以規杜氏

按藪從來注疏家無不帶澤言之書武城孔傳云藪澤也爾雅釋地李注云藪澤之別名也然藪澤雖同而微異大抵有水謂之澤無水則爲藪故漢書五行志不崇藪師古注藪謂澤之無水者國語周語不崇藪韋昭注澤無水曰藪是水鍾處爲澤而其旁無水者爲藪大小不同而名目則一劉炫謂澤旁之藪此確不可易之言而傳連山言之曰山藪自是對舉之言言山有草木藪亦有草木毒螫之蟲所在多有故曰山藪藏疾劉炫之意亦是如此而杜以爲山之有林藪孔穎達因之謂此藪近山似於情理殊不合也

規杜持平

卷三

七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

成二年

注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迸入狄卒

疏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於狄卒

按經義雜記云三入三出當從劉光伯說齊侯本在陳與晉戰因敗而下如華泉取飲以免此一入齊軍也既免後卽出齊軍至晉求五父此一出齊軍也丑父不可得而仍入於齊方入而又出求之此二入二出也丑父終不可得故三入齊軍然必欲

求免之因三出齊軍而忽誤入於狄卒遂不得復入矣劉氏三
入三出一主齊軍言之既於傳文爲順而出入之數又合若杜
以爲三入晉軍則第三次入晉軍卽入於狄卒不得復出止有
二出矣若謂入於狄卒之前已有三出則當有四入矣孔氏不
知杜注之失反誤解劉說爲二入三出因爲杜注作疏故也又
據劉光伯說則下傳本作齊帥以師退言齊之帥以眾兵退也
杜改作齊師以帥退則權不在元帥而在士卒矣
做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維命是聽

成二年

注言完全之時尙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

規杜持平

卷三

八

疏劉炫以爲齊人請戰言做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虛稱
未然之事乖違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過

按上文言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下做邑之幸云云
言卽幸而勝亦從晉命都是虛稱未然之事跌宕文勢大得杜
言完全之時尙不敢違晉竟是說到未敗之前轉脫卻收合餘
燼背城借一一層杜於文法往往如此此等皆杜違而劉得也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成二年

注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

疏劉炫以爲旣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

其義也

按襄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杜注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大致與此同然皆杜言非傳文也其見於傳文者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馘冕命士會襄十九年傳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葬禮襄二十四年傳穆叔如周聘且賀城郟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又昭四年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此皆受王先路之賜見於傳文之源委也又此

規杜持平

卷三

九

成二年鞏朔獻齊捷傳云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是言鞏朔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然則當時列國之卿雖擅自廢置尚猶稟於王室假其爵命也此三帥受王先路之賜不可攷然理自有之改而易新據杜洩之言亦無不可也光伯以爲旣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未達其指

用蜃炭

成二年

注燒蛤爲炭以瘞瘡

疏劉炫以爲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

按周禮秋官赤女氏以蜃炭攻之鄭注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坩之地官掌蜃掌斂蜃物以共闔壙之蜃鄭注闔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御溼也賈疏引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竈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炭於椁下以擬禦溼也是蜃炭二字古書多聯文以除牆屋狸蟲亦以瘞壙禦溼而劉光伯以爲用蜃復用炭蜃炭二事以之規杜疏矣

何臣之爲

成二年

注若言何用爲臣

規杜持平

卷三

十

疏劉君還以爲不成臣與杜義無別而規杜氏

何臣之爲猶言要臣何用杜言何用爲臣大意亦如此劉君以爲不成臣卽上文所云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者也大致同而異孔疏必謂與杜義無別而闕劉氏亦未免爲杜作疏之過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廡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成二年

注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廡咎如故討之

疏劉炫以爲廡咎如之國卽是赤狄之餘

按赤狄始見宣三年赤狄侵齊自後四年赤狄侵齊六年赤狄

伐晉七年赤狄侵晉十一年晉侯會狄於欒函杜注欒函狄地
傳晉卻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杜注赤
狄潞氏最強故服役眾狄十三年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杜注潞赤狄之別種
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傳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杜注
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鐸辰杜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鐸辰留吁之屬晉既滅潞氏
今又并盡其餘黨膚咎如始見於僖二十三年傳曰狄人伐膚
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杜注膚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又

規杜持平

卷三

十一

成十三年杜注季隗膚咎如赤狄之女也此云伐膚咎如討赤
狄之餘者宣十六年甲氏留吁鐸辰等赤狄種類已盡惟膚咎
如猶在故復討其餘劉光伯以爲膚咎如之國卽是赤狄之餘
是也杜以爲餘民散入其國豈其然乎

立武宮

成六年

注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
成事以示後世

疏劉炫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

按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卒弟熙立是謂

煬公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
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獻公卒
子眞公濞立眞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想武公在宣王時南征
北伐佐王師有功諡之曰武至成公時與齊戰鞏於廟受命出
師如季孫行父等必有私禱而祈請者功成則爲之立宮亦理
之所必有也至武軍其事固不見經傳惟於宣十二年楚潘黨
有其言而不行而杜以武軍武功其事相類竟似魯立武宮必
築武軍者其說誕矣宜光伯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規
之也

規杜持平

卷三

主

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成十年

注育鬲也心下爲膏

疏劉炫以爲釋首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鬲

改易傳文而規杜氏

按鬲與隔同爾雅釋水有鬲津以水多阨狹得名素問至真要

大論鬲咽不通王冰注鬲咽謂食飲入而復出荀子大略篇鬲

如也楊倞注鬲謂隔絕於上皆是也此育榘訓爲鬲亦此意鍼

灸書嘗言心之下爲鬲心鬲之中央爲督六書故人部云人身

督脈當身之中毋徹上下故衣縫當背之中達上下者亦謂之

督督中也謂中心鬲之間而立所以督率兩旁也兩旁或卽指膏肓也故奇經有督脈爲陽脈都綱之論攷工記匠人注謂分其督旁之修亦謂督率兩旁也是心下爲膏實不如心下爲鬲之爲確故光伯謂膏當爲鬲孔疏遂謂改易傳文而規杜氏不知非改易傳文乃改易注文杜注原云膏鬲也心下爲鬲膏乃誤字後人錯會上句解肓下句解膏遂致脂膏不分連心之脂亦可稱膏致光伯之駁其實杜祇解肓字經典釋文引說文云肓心下鬲上也雖與今本說文心上鬲下異然卻與劉駁杜注意合則元朗所見說文爲不誤也

規杜持平

卷三

七

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

成十三年

注致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

疏劉炫以爲誣秦

按此僖三十年秦晉圍鄭事時竝無諸侯疾秦而欲幻出下我有大造於西不得不如此憑虛結撰光伯以爲誣秦洵屬誣也

杜謂蓋諸侯遙致此意過信呂相虛虛實實之言矣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成十三年

注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

疏劉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奉君兼

有己語稱寡君正是其理

按篇中或稱寡君或稱寡人此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及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寡君不敢顧昏媾是稱寡君也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矜哀寡人則寡人之願也寡人不佞是稱寡人也攷禮記坊記自稱其君曰寡君曲禮下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此寡君寡人一定之分別也此呂相代宣厲公之命絕秦若竟作厲公自言自應稱寡人若畢竟是呂相代宣則稱寡君於體裁極得文十七年孔疏云臣與他國之人言稱己君爲寡君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是其事也

規杜持平

卷三

丙

杜氏謂宜言寡人稱君誤甚非光伯規之是也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成十六年

注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疏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爲宗族之兵按上云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國語晉語云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韋昭注上下中軍之上下也是欒范實將中軍以其族中軍之屬也楚語云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注唐固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杜云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似以族爲欒范宗族故韋昭以此申之而劉炫亦以此規之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 成十六年

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

疏劉炫以爲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鑿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鑿相似

按古人語往往以不寧作寧字用猶毛詩生民上帝不寧傳不寧寧也又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皆此例也然則此云敢告不寧直告其身無不寧耳若如杜注君辱賜命不敢自安所對非所問與無乃傷乎之問不相應光

規杜持平

卷三

五

伯之規是也

邾子饗且卒 成十七年

注五同盟

疏正義曰饗且以文十四年卽位宣十七年盟於斷道成二年於蜀五年於蟲牢七年於馬陵九年於蒲十五年於戚此年於柯陵凡七同盟而云五者沈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年盟柯陵皆邾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并數二盟以規其過

按沈文阿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如斷

道蟲牢馬陵誠是矣至於臧經稱邾人傳亦不見邾君於蒲經與傳并不見有邾人直杜氏之誤也盟蜀盟柯陵則杜本謂皆邾之大夫不數姑無論矣說者謂大夫稱人二盟皆邾人或邾大夫也

士燮卒

成十七年

注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疏劉炫以爲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

按范士燮與叔孫昭子事絕相類故劉孔竝引證之彼杜注云因祈而言殺與此因禱自裁意亦同光伯以爲二子之卒適與

規杜持平

卷三

六

死會非自殺不知自殺亦應禱祝一番禮坊記云死民之卒事也易繫辭韓康伯注云死生者終始之數也從容盡義而可造次乎孔仲達謂未聞死可祈不知禱而自盡亦君子所爲申命行事何爲而不可光伯謂適與死會語涉虛元非也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襄四年

年

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自楚歸以來將宋以爲魯獻黃幣之數非其數也
疏劉炫云杜爲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未甚愜當何
則文王之三卽文王是其一大明懸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
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
一繁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繁爲肆夏之別名也若繁卽是肆
夏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踰先哲

按杜說本章昭國語魯語云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
饗元侯也韋昭注金奏以金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
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與杜說正同孔穎達又曰三夏各有

規杜持平

卷三

七

別名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劉光伯亦以爲杜解
頗允惟三夏之名分字配篇不甚愜當其意以文王之三鹿鳴
之三旣如此云云則肆夏之三亦當是肆夏是其一繁遏渠是
其二安得復以繁爲肆夏之別名也其說亦似有理當存以俟
攷

使西鉏吾尼府守

襄九年

注府六官之典

疏劉炫以爲府守謂府庫守藏

按府自漢魏以來注家多以爲寶藏貨物之處惟周禮宰夫五

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故此府守杜注以爲六官之典孔疏遂謂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總令羣官所主然上討左討右疑非府庫恐卽如哀三年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而南宮敬叔出御書子服景伯出禮書皆以典籍爲重緩急先後其理一也此府守政是府庫守藏彼文亦云府庫慎守此中間云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彼中間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事理一同則此府守爲府庫而非典籍可無疑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規杜持平

卷三

六

邾子伐鄭

襄十一年

注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疏劉炫以爲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爲先莒

按齊世子光自襄十年以前盟籬澤會戚陳盟戲會相皆序

邾子小邾子之下惟至十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子之上而傳

稱光先至於師十一年兩伐鄭更序莒邾之上傳亦云齊太子

光先至於鄭杜氏皆云爲盟主所尊故進之蓋晉悼圖霸之盛

齊爲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而莒邾滕薛等國弱而卑故不

論周禮舊制而進之也劉炫以爲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爲先

莒其實先至者卽是先莒而至何必更云非爲先莒哉以此規
杜殊屬多事

公至自會

襄十一年

注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疏劉炫云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
異辭何爲此注而云不果侵伐

按穀梁傳云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春秋經筌
曰亳城之盟至自伐而蕭魚之役至自會亦足以知其以會爲
功而不以伐爲功也則諸侯之師蓋陳而不伐歟觀乎此益見

規杜持平

卷三

九

悼公之功不戰不盟而服鄭也故杜注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
果侵伐何休注亦云中國以鄭故五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
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其意一也劉光
伯以爲史異辭以注不果侵伐爲非未免好與杜異

吳子乘卒

襄十二年

注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

疏劉炫云杜於五年注以爲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
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爲兩注自相矛盾

按襄五年傳盟於戚經書公會某某於戚故杜注云公及其會

而不書盟蓋不以盟告廟此吳子乘卒杜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自據春秋經而言劉必以爲兩注自相矛盾亦其性之好掙擊也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

襄十四年

注逸書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也

疏劉炫以爲杜不見古文以道人爲宣令之官徇路求諫而規杜氏

按杜以道人爲行人之官而劉以道人爲宣令之官蓋周禮實

規杜持平

卷三

三

無道人之官惟小宰職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是宣令之事而孟春乃布令憲禁之時與周官正月始和同義故書允征孔傳以道人爲宣令之官而光伯實用其義其易求歌謠之言爲求諫者以引夏書上恰是百工獻藝下云工執藝事以諫又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非求諫而何工執藝事以諫者如匠慶因宮室之事伶州鳩因鐘律之事醫和因療疾之事諫及國政是也

邾子貜卒

襄十七年

注宣公也四同盟

疏經以成十八年卽位其年盟於虛杅襄三年於雞澤五年於
戚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十六年於溟梁皆魯邾俱在凡
六同盟沈氏云去虛杅之盟又不數溟梁故爲四劉炫以爲杜
氏誤

按成十七年邾子矍且卒十八年八月邾子來朝明卽位而來
朝也是年十二月同盟於虛杅然主會者係仲孫閱非公也襄
十六年二月公會晉侯等於溟梁然下書云戊寅大夫盟則盟
者乃大夫諸侯不得與也故虛杅溟梁不數杜沈亦有見也

規杜持平

卷三

三

劉炫規杜持平卷三終

南菁書院叢書

劉炫規杜持平卷四

餘姚邵瑛學

曹伯負芻卒於師

襄十八年

注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疏負芻以成十四年鄆位十五年盟於戚十七年於柯陵襄五年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十六年於溴梁凡六同盟不數成公之盟溴梁是大夫去之是爲三劉炫以杜爲誤

按溴梁是政在大夫於此而猶曰與某公同盟不可言也其不數宜也十五年於戚傳曰討曹成公也下經云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其不數同盟亦宜也若十七年盟柯陵爲伐鄭也曹伯

規杜持平

卷四

一

在是王臣在是公及晉齊宋衛邾人咸在是而曰不數成公之盟豈可言耶總之襄公之盟宜去溴梁成公之盟可去於戚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襄十八年

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

疏劉炫云案下傳范鞅門於雍門又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既門其三門卽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於三門爲圍必以禦諸平陰爲圍乎

按地名攷略曰防卽齊築長城之始也蘇代曰齊有長城鉅防

蓋戰國時七國皆有長城齊城卽托始於此水經注京相璠曰防卽長城平陰南有故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防門去平陰二里防門之北有光里亦名廣墾據此是塹防門而守之廣里乃齊侯自守平陰之防耳於書圍齊何與後十二月門其三門焚其四郭乃正圍齊之事杜以上一節解故經書圍非也杜解補正曰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則劉言是也

齊侯環卒

襄十九年

注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疏環以成十年卽位十五年國佐盟於戚十七年同盟於柯陵

規杜持平

卷四

二

十八年崔杼於虛打襄三年世子光於雞澤五年世子光於戚九年世子光於戲十一年世子光於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言三者襄五年戚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炫以爲杜誤

按不數成公之世亦不可解國佐盟戚崔杼盟虛打猶可言也至同盟柯陵實屬魯成與齊靈安得謂非同盟乎襄五年盟戚不書經非不書也但書公會某某於戚不書盟耳晉悼公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實其一也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襄二十一年

注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疏劉炫云按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
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
寡者二人
按列女節義傳有梁節姑姊爲梁之婦人有魯義姑姊爲魯野
之婦人且曰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又曰君子謂節姑
姊潔而不污祗是一人不聞其曰姑曰姊爲兩人也故杜解補
正引邵氏竇曰姑姊一人也其殆魯之宗女於成爲妹者乎故
曰以姬氏妻之稱姊尊之也然則光伯之規是也

規杜持平

卷四

三

慈銘案姊妹猶言兄弟通辭也邵二泉謂偁姊尊之亦非

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 襄二十一年

注逸書暮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

疏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勳本當作訓但杜以傳作聖
有暮勳故順傳文解之劉背傳文而規杜氏

按暮勳玩書文義自當作暮訓爲是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蔡傳謨謂其謀言謂其訓卽此暮訓也杜注姑就書解之故曰
謀功其實下文謀而辭過惠訓不倦卽承此暮訓兩字杜注謂
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亦未免有意牽合孔以劉背傳文而規

杜氏實曲附杜氏拘於作疏之體也

慈銘案伊訓偽書不足取證允征亦偽書
杜所未見光伯据偽書以難杜氏非也

夏邾畀我來奔

襄二十三年

注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

疏劉炫規過云杜此注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
邾人卽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
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在焉釋例又曰小國之卿或命
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其奔亾亦多
所書維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畀我是卿
規杜持平

卷四

四

何爲兩說自相矛盾乎炫以爲釋例是集解非

按邾畀我來奔杜謂與庶其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駁亦有理
然畀我爲何如人終無可考春秋褒貶亦無所歸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襄二十三年

注悼子荀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

疏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炫
以此規杜氏

按荀林父之後爲中行氏荀首之後爲知氏襄十三年傳云荀
罃卒十四年傳云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武子謂知武子卽荀罃

也是悼子生在襄公八年距此二十三年年止十六不得有十七也故杜謂年十七而劉謂計年十六不得爲十七此亦如絳縣老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二年蓋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年周正二月癸未尙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此悼子之年亦猶是也是左杜者不必以十七爲非右劉者不必以十六爲是凡以權之夏正周正之至當而已矣

規杜詩平

卷四

五

在周爲唐杜氏

襄二十四年

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武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氏

疏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注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卽如彼言則居唐之人非累之裔此注何云豕韋國於唐也又據何文知初封於唐後封於杜乎

按唐有二周書王會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孔晁注唐荀國名皆成王弟王會又云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孔晁注唐虞二公堯舜後也蓋地同而人異時異杜見國語周語云杜伯射王於郟韋

昭注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又晉語韋注云在周謂周武王之
世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武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
於杜謂之杜伯竹書紀年云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
民於杜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劉累事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
氏在周封爲杜伯至宣王滅其國其子隰叔奔晉爲士師生士
蔦蔦生成伯缺缺生士會又晉語訾詎對范宣子曰昔隰叔子
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
二心韋昭注隰叔杜伯之子違避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
晉父子爲世謂士蔦生成伯缺成伯缺生武子士會以上諸說

規杜持平

卷四

六

皆足與杜注相證明劉與杜違層層駁難恐未審諦

男女以班

襄二十五年

注以男女爲賂

疏劉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謂男女分別示晉以
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

按此經下文方云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更三十帥三
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則男女以班自
另行一句班謂男女分別劉謂與哀元年男女以辨同是也班
字書或作辨班辨一字男女分班示晉以恐懼服罪與蔡人男

女各別係纍而出降大意相同也杜以男女以班與賂聯文遂謂皆以男女爲賂亦太不審傳文矣

晉侯許之

襄二十五年

注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

疏劉以爲齊弑君之後晉始來伐而規杜氏

按上文云晉侯濟自泮會於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是晉之伐齊明在弑莊公前也又據上弑莊公傳云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聞是兩傳又相符合也晉之伐齊旣在弑莊公前旣死無所

規杜持平

卷四

七

加其怒聞喪而退師宜也劉炫必以爲莊公死後晉始謀伐齊於是解齊人以莊公說亦太詞費矣

同盟於重邱齊成故也

襄二十五年

注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疏劉炫以爲齊直遣慶封如師齊侯不與盟

按經書同盟杜以爲齊侯亦同盟孔疏例之莊公十六年二十七年兩同盟於幽然兩盟幽皆經書齊侯且桓公爲盟主無不首列此重工經固無文傳亦無文其見於傳者惟曰慶封如師耳是光伯之言爲有據也

先八邑襄二十六年

注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

疏劉炫云按論語有十室之邑又杜注免餘邑爲一乘之邑又宋鄭之閒六邑岳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爲四井之邑

孔疏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故杜以八邑爲三十二井劉炫云云今知不然者邑之爲名大小無定子展子產爲卿日久先有采邑今以入陳有功加賜土田不應更以八个大邑與之至於免餘辭邑云惟卿備百邑故杜以爲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其實一乘稱邑文無所出周禮稱四井爲邑杜以正邑解之故云三十二井得合漸賜土田之義按邑與國同義故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故从卞杜得漸賜土田之義是也劉好與杜違故有此駁難恐不如杜說之允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襄二十六年

注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

疏服虔云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爲是

按戚城今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亦謂之戚田戚城西北二十五里有懿城懿城與戚城同壤而戚城又有戚田之名且文元

規杜持平

卷四

八

年晉侯疆戚田八年晉歸匡戚之田於衛此傳晉合諸侯於澶淵疆戚田戚之有田屢見於傳同壤之地安見懿氏之必非田也故杜以爲取田六十井而服虔謂六十邑劉炫以服言爲是恐杜說得之光伯姑存其說可也

伯有賦鶉之賁賁 襄二十七年

注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

疏伯有賦此詩者是有嫌君之意於是鄭簡公是穆公之元孫良霄是穆公之曾孫君非良霄之兄杜言并取人之無良我以

規杜皆平 卷四

九

爲兄者因詩成文故連言之劉炫以爲非兄而規杜

按伯有與鄭簡公俱屬穆公之冑所謂鄭七穆者伯有爲良氏簡公爲穆公之元孫非良霄之兄也疏謂杜因詩成文故併言之是也

且觀優至於魚里 襄二十八年

注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

疏劉炫以爲國人從宥爲優引行以至魚里以規杜氏

按傳言陳鮑之圍人爲優慶氏之士觀優至於魚里故杜以爲優在魚里士往觀之而劉炫謂國人從宥爲優引行以至魚里

其地當近在宮門之外與下慶封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獄里
正相近陳鮑圍人爲優何必定在魚里自引行以至於此耳亦
以地近宮門故也故趙子常左傳補注獨取光伯之說

衛侯衍卒

襄二十九年

注四同盟

疏衍以成十五年卽位其年盟於戚十七年於柯陵十八年於
虛打襄三年於雞澤五年於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於戲十
一年於亳城北二十七年於宋自前卽位及後復歸凡九同盟
劉炫以爲杜云四盟者誤

規杜持平

卷四

十

按杜言與魯前君同盟皆不數殊不可解襄五年盟戚經不書
不數以經不書同盟也七年林父是大夫又持共魯盟亦不數
然謂惟四同盟究非確解宜劉炫之規杜過也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
王之遺民焉

襄二十九年

注思而不貳思文王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衰小
也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疏服虔以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
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

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爲服言是而杜解錯謬

據服意大概自節南山下皆爲變小雅故曰其周德之衰微疑其幽厲之政也杜以周德之衰衰與瘵同說文瘵減也物漸減而漸少故訓爲小爾雅釋木舍人注小少也論語八佾皇侃疏小者不大也服虔讀爲衰微之衰故以爲幽厲之時孔仲達謂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愚意王朝時政兩下宗國臣工固不必諱言況據傳云云實屬非正小雅事此非指變小雅而何宜光伯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也

盛德之所同也

襄二十九年

規杜持平

卷四

七

注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疏劉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

按盛德之所同周之先王不止一人以爲崑指周頌亦可也謂兼指商周同此盛德亦可也劉光伯謂魯頌不得與商周同開宋元人之說者也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

襄三十年

注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

疏劉炫以爲五月降婁未中而規杜失

按降婁奎婁也爾雅釋天文杜言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
明七月五月據夏周大略時令而言而月令仲夏之月乃旦危
中季夏之月始旦奎中者蓋歲差不同故月令之中星不與堯
典同而三統元嘉中星又不與月令同也然則劉以五月降婁
未中而規杜失或亦歲差使然非徒細計之數與大略之數異
也

取鄆 昭元年

注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疏賈逵云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劉炫以為賈說是故

規杜持平

卷四

十一

又規杜云按傳武子伐莒知非將卑師少也稱伐則是非易也

杜何得以為易將卑師少乎

按取固易辭然此經祇稱取而傳實稱伐賈劉之說皆當而杜

必拘於書取言易之說襄十三年之傳固如此然未免執一而

不通矣

慈銘案以取鄆為楚取魯邑此說春秋者之曲說左傳此下
載趙孟請楚之辭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其文甚明安得云
楚取乎杜忘傳文季武子伐莒而云將卑師少然則隱公元
年經書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亦豈
將卑師少乎杜

劉二說皆謬

五代二子惑矣 昭元年

注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
等爲圍所殺故言可愍

疏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皙劉炫從
服言而規杜失

按自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而下列國諸臣羣相譏議俱相承遞
而來至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
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一言圍雖得國猶將有難一言子皙昔
誕將爲國難故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言代伯州犂憂公子
圍代子羽憂子皙也服子慎之說自覺上下文義妥協故劉光
規杜持平

卷四

伯亦以服義爲是而孔仲達必是杜而非劉亦一偏之說也

十一月己酉

昭元年

注長麻推己酉十二月六日經傳皆言十一月月誤也

疏劉炫規云杜言十一月誤當爲十二月

按此邾敖之弑傳言十一月己酉下趙孟之卒傳言十二月庚
戌己酉與庚戌毗連己酉旣爲十二月六日則庚戌卽爲十二
月七日杜言十一月誤劉言十二月是兩家謚合孔仲達以劉
爲規杜不知規在何處當更詳之

滕子原卒

昭三年

注襄二十五年盟重邱

疏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十六年滕子卒自爾以來襄五年盟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十九年於祝柯二十年於澶淵二十五年於重邱皆魯滕俱在凡六同盟但經傳更無明文未知皆是滕成公否杜氏之意疑故指重邱近者而言劉炫以爲皆是滕成公而規杜氏

按滕子原卽滕成公襄六年經滕子來朝卽滕成公也先是五年有滕子會戚嗣後於戲於亳城北於祝柯於澶淵於重邱至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經書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

規杜持平

卷四

古

成公傳襄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昭三年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皆經傳有明文無所用其疑義且杜世族明言滕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十六年經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傳言夏四月滕文公卒是又經傳鑿鑿宜劉氏之規杜以爲皆是滕成公無所用其疑義也

西陸朝覲而出之

昭四年

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在東方

疏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

也

按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以今法言之是驚蟄後三十日改二月令月建卯而日在戌卯與戌合也逸周書時訓解云春分之日予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鴛又五日虹始見是驚蟄後三十日之事也三統書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春分日在婁四度元嘉書云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春分日在奎七度至季春三月三統書云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清明日在昴八度元嘉書云三月節日在婁六度三月中日在胃九度雖俱在西方其星度迥不同也劉以杜

規杜持平

卷四

五

云夏三月奎始朝見杜卻無此語或所見本有誤也

叔禽叔椒子羽

昭五年

注皆韓起庶子

疏劉炫以爲叔禽等亦是韓起之族旣無明證而妄規杜氏

按孔仲達云皆韓起庶子賈逵云然杜依用之杜以上箕襄邢帶食邑於箕邢故爲韓氏之族叔禽叔椒皆連叔爲文羽又稱子事似兄弟故云皆韓起庶子按高陽氏有仲容叔達高辛氏有叔獻季仲叔豹季狸周八士有叔夜叔夏書有康叔有虢叔故古人往往以伯仲叔季爲兄弟長幼之稱大戴記本命白虎

通五行子者孳也又三綱六紀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左僖九年傳杜注云子者繼父之嗣也故子之稱事似兄弟其說似不可易光伯以爲韓起之族亦無明證不若從杜說於古訓尙足據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昭五年

注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疏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而規杜氏

按羊舌四族襄三年傳有羊舌赤杜注赤職之子伯華襄十一年傳有叔肸杜注肸叔向也襄二十一年傳有羊舌虎亦曰叔

規杜持平

卷四

六

虎杜注羊舌虎叔向弟叔虎世本作季夙卽叔虎亦曰叔鰲昭十三年傳有羊舌鮒亦曰叔鮒又曰叔魚杜注鮒叔向弟此四族大抵皆職之子也服虔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爲四族劉炫以爲叔虎於時已死別有季夙攷叔虎實死於襄二十一年先時實未有死季夙叔虎或同時並有其人不可拘一而廢二光伯謂叔虎已死別有季夙恐未諦也

因其十家九縣

昭五年

注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強家

疏劉炫以爲韓須是起之門子不別更稱家去韓須之外韓氏
唯有六家并羊舌四族故爲十家也

按杜以十家爲舉大數劉以去韓須之外韓氏唯有六家并羊
舌四族爲十家按韓須爲起之門子上韓須受命而使杜注已
云然且云年雖幼已任出使是須年尙幼攷史記韓世家須作
貞子云宣子卒子貞子代立索隱云系本作平子名須宣子子
也所云起之門子國語晉語育門子韋注門子大夫之適子引
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蓋韓須未嘗爲卿而蚤卒而爲正
室之子故謂之門子或年尙幼不別更稱家耳且上文云韓賦

規杜持平

卷四

七

七邑皆成縣也陸德明云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
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人一
邑明韓須有邑旣有其邑自然稱家劉光伯謂韓須不得爲家
家不得稱縣以爲韓氏六家羊舌四家爲十家而規杜恐未諱
也

余又將殺段也

昭七年

注公孫段豐氏黨

疏劉炫云段卽豐氏當言駟氏黨字之誤

按公孫段襄二十七年宋之會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二子石從

其一卽公孫段也蓋七穆後子豐之子故爲豐氏攷襄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卽位朝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及將會於鄆子駟相又不禮焉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卽此一事亦足見豐氏與駟氏爲黨矣豐氏之見於傳者止三輩非父卽子非子卽孫卽豐卷亦施從兄以公孫段爲豐氏黨恐杜氏之誤光伯之規是也

陳侯溺卒

昭八年

注襄二十七年大夫盟於宋

規杜持平

卷四

六

疏劉炫云往年衛侯惡卒杜云元年大夫盟於虢此不數虢以兩杜爲上下自相反

按盟宋盟虢魯陳俱在其事一也但宋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於虢則無此文耳故孔仲達云盟於宋經有明文虢盟文不見經故不數也然上年衛侯惡卒攷惡系襄三十年立立九年至昭七年卒其事與陳侯溺一同而杜注云元年大夫盟於虢豈不前後自相刺謬耶則光伯之規非無見也孔必以爲劉不等杜意是亦拘於作疏之體矣

劉炫規杜持平卷四終

南菁書院叢書

劉炫規杜持平卷五

餘姚邵瑛學

逐楚而建陳也

昭九年

注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

疏劉炫乃改逐爲遁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而規杜

按逐楚猶言去楚漢書五行志集注晉灼云競走曰逐易大畜

釋文姚信注云逐逐疾竝驅之貌故仲達謂光伯改逐爲遁其

實非改也逐本有其義乃讀競走疾驅之義耳遁易作逐遯卦

王弼注遯之爲義自內而之外者也故曰今火出而火陳逐楚

而建陳也逐楚而建陳言火逃遁去楚而建立陳國也易遯卦

規杜持平

卷五

一

釋文遯字又作遂詩雲漢釋文云遯本亦作遂爾雅釋言釋文

遯又作遂漢書匈奴傳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遯字敘傳攜手

遂秦應劭曰遂逃也師古曰遂古遯字也蓋惟遂係遯之古字

點畫甚近故逐遯遁往往互誤也

宋公成卒

昭十年

注十一同盟也

疏成以成十六年卽位十七年盟柯陵十八年虛杓襄三年雞

澤五年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亳城北十五年及向戌盟劉十

六年溴梁十九年祝柯二十年澶淵二十五年重邱二十七年

於宋昭元年於虢皆魯宋俱在凡十三同盟杜意盟數多者不數特盟襄十五年向戌盟於劉及虢盟不數故十一劉炫并數以規杜過

按虢盟不數殊不可解以盟劉爲特盟亦不過獨與向戌盟耳說春秋者謂特相會盟不書惟內悉書之則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桓元年公及鄭伯盟於越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穀皆是也及隱六年公會齊侯盟於艾桓十二年公會鄭伯盟於武父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於越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二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扈定十二年公會齊侯盟於黃亦規杜持平

卷五

二

是也此襄十五年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及向戌盟於劉亦應在此例蓋同盟所重重魯與本國之人耳有魯有宋何爲特盟不數耶宜光伯并數之以規杜過也

朝有著定

昭十一年

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

疏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

按著恐卽詩齊風俟我於著之著國語周語大夫士日恪日著之著亦同故毛傳章注竝云門屏之間曰著曰著又爾雅釋宮

作亡云門屏之間謂之亡孫爰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亡立處也此朝有著定或本作朝有著校書者傍添亡字定亡筆畫相近遂成著定二字不知朝有著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合之上下文自是著下斷無定字之確證光伯蓋亦見及此而姑不質言但曰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孔仲達必曲爲回護非杜氏直臣也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昭十一年

注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

規杜持平

卷五

三

疏劉炫以爲傳言城櫟以寘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爲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便是城櫟以置檀伯何言置子元也若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則子元是檀邑之大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咎乎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爲櫟人也鄭眾云子元卽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眾偪弱昭公使以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請於左拒卽云曼伯爲右拒則曼伯子元近是爲一以規杜氏

按昭公莊公子卽公子忽隱三年傳鄭公子忽爲質於周初見

於傳桓十一年鄭莊公卒昭公奔衛其弟厲公立十五年厲公奔蔡昭公復歸立厲公入於櫟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亶亶亦昭公弟也子元初見桓五年傳云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下云曼伯爲右拒杜注子元鄭公子曼伯檀伯此昭十一年注同下文又云鄭京櫟實殺曼伯杜注厲公得櫟又并京孔疏厲公并京傳無其事正以京櫟連言故云又并京此皆此上下傳文之援證也惟是寘子元於櫟事無攷厲公并京傳無其事則孔有明言卽劉光伯亦多疑詞也

規杜持平

卷五

四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

昭十二年

注高偃高倭兮孫齊大夫

疏劉炫云杜譜以偃與薊爲一亦云高倭兮孫按襄二十九年傳云敬仲曾孫薊非兮孫也

按莊九年傳管夷吾治於高倭杜注高倭齊卿高敬仲也僖十二年傳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注高倭之子曰莊子傾無傾子而襄二十九年孔疏有之宣五年經齊高固來逆叔姬亦稱高宣子襄六年傳高厚崔杼定其田杜注高厚高固子高偃見此昭十二年經傳亦稱高武子又襄二十九年經齊高止出奔

北燕杜注止高厚之子亦曰高子容傳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
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彼孔疏引世本敬仲生莊子莊
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止是敬仲卒孫之子
也世本又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
本則偃爲敬仲卒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按鄰卽後所云
高偃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鄰偃爲一人則偃爲卒孫止爲
卒孫之子當不有誤傳謂敬仲之曾孫曾孫或係孫之子以下
之通稱亦未可知詩維天之命曾孫篤之鄭箋曾猶重也自孫
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也凡經傳稱曾孫或稱有道曾
規杜持平

卷五

五

孫亦是也

公子懋遂如晉

昭十二年

注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

疏劉炫云杜以懋還不復命於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何故如
晉亦不書也此蓋謂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乃得書於策公
歸告復不告使懋故不書如晉

按此傳上文云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
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懋遂如晉是懋本從公行下
傳云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懋謀季氏懋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卽

其事也下又云南蒯以費叛子仲還子仲卽懋也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如晉而還此春秋所以不書以無可書也及郊奔齊此春秋所以有公子懋出奔齊之書以及郊已入魯境所以書出也元凱光伯之論似俱失之不考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昭十二年

注淮水名坻山名

疏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澼又以坻爲水中之地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矣

按陸氏釋文曰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澼澼齊地

規杜持平

卷五

六

水名下稱澗亦是齊國水也案澗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旣非齊人不應遠舉澼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孔氏正義曰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斃儀河斃綌尙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澼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臧氏經義雜記曰案說文淮从水佳聲澼从水維聲維从糸佳聲則維澼同聲皆與坻韻劉氏以淮非韻而欲改澼誤也陸孔不從劉說是矣但陸以爲古韻緩孔以爲古韻不甚要切是皆未知古音孔又引周南葛覃廊柏舟以證亦

非谿从谷聲數从辵聲何不要切宋洪适謂漢碑用詩蓼蓼者
莪或作蓼儀或作蓼義則儀義字古聲皆讀若莪與河字正韻
而孔氏亦未之知也有肉如坻當從劉說釋文亦用之下有肉
如陵釋地大阜曰陵與此正相類卽有坻箕之山不必單舉以
配淮也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昭十二年

注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
昔陽城

疏劉炫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

規杜持平

卷五

七

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案樂平沾樂在中山新
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
陽也旣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
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卽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
累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是小國竟必不遠豈肥名取鉅
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
曰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
是鼓都在鮮虞以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
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

知矣

按劉光伯之說孔仲達嘗反覆辨之意在護杜展轉支離末言都縣移動古今不一安知古之沾縣非卽今之昔陽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故旣滅肥國復從此襲鼓取之則依然折而入於劉矣蓋杜見滅肥之文繫於入昔陽之後遂疑昔陽爲肥都而不復計其乖於襲鼓之傳至於沾縣昔陽之說必有所本當是承襲舊訛失在前人也今按漢書地理志鉅鹿郡下曲陽注應劭曰荀吳滅鼓今鼓縣昔陽亭是也後漢郡國志則云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是昔陽與鼓亦有微分水經注曰

規杜持平

卷五

八

白渠枝水自肥累東經昔陽城南世謂之直陽城非也卽鼓聚矣皆同劉說當從之杜解補正亦曰昔陽亭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尤誤劉炫之辨甚明

僕析父從 昭十二年

注楚大夫

疏劉炫以爲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爲下與革語張本以規杜

按上云執鞭以出下云僕析父從釋文云從才用反自應以從字爲句說文紕隨行也公羊隱八年傳稱人則從不疑也何休

注從者隨從也是也劉光伯謂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見於王
爲下與子革語張本此固好異之過然亦從楚世家來世家靈
王言求鼎以爲分其子我乎下系以析父對曰云云靈王言諸
侯畏我乎對曰畏哉下系以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本是
右尹子革而云析父故索隱亦曰據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詞
史蓋誤也正義亦曰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大史公云析父誤
也析父時爲王僕見子革對故嘆也既有此一對一讚自必析
父與子革二人同時見王王與之語二人並在故劉光伯以從
字連右尹子革夕爲句爲下伏脈也孔穎達但以爲劉安規杜
規杜持平

卷五

九

過不原其所以然過矣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昭十二年

注四國陳蔡二不羹

疏劉炫以爲楚語云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
宇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
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
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
以規杜過

按陳蔡不羹左傳明言四國而楚語言三國章昭注今穎川定

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史記楚世家注引韋注
穎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引括地志不羹故城
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西不羹者也按地理志
卽漢志彼穎川郡下云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與楚世
家所引韋注正同又後漢郡國志穎川郡下云襄城有西不羹
劉昭注引杜預曰有不羹城又云定陵有東不羹劉昭注引杜
預曰縣西北有不羹亭又引地道記曰高陵山汝水所出又水
經注汝水篇云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秋左傳昭公
十二年楚靈王曰今我大城陳蔡不羹東觀漢記曰車騎馬防
規杜持平

卷五

十

以前參藥勤勞省闈增封侯國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戶卽此
亭也然則不羹有東西兩處諸書皆同東觀記雖不云東不羹
然有西不羹自然有東不羹況有諸書可證可無疑也是則左
傳陳蔡不羹稱四國實因不羹兼二之故不必以楚語言三國
古四積畫誤四爲三曲爲彌縫也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

昭十三年

注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傳終言之經書四月

誤

疏劉炫云杜此注經書四月誤按上經注云靈王實以五月死

楚人生失靈王木其始禍以赴兩注不同以爲杜非

按春秋經夏四月公子比歸國之月也比歸而王弑沒其死之月蒙上文比歸爲一事曰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見比以篡逆歸也夏五月癸亥王弑之日也癸亥之日實在下文乙卯丙辰之後據杜謂五月二十六日則乙卯丙辰當是二十九兩口傳先言癸亥王縊殊不可解豈後兩月之乙卯丙辰耶然於文法又不似當存以竅攷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

昭十三年

注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業故百事不

規杜持平

卷五

二

成

疏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共明傳旣言不明棄共自然當云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令杜云不明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業以杜違背傳文而規杜失

按孔疏云杜以不明棄共不共棄序不序棄經不經棄事自是傳文分明但傳云百事不終明知非徒棄其業序其威禮亦棄也杜與傳相爲表裏非是違傳今詳孔說是也百事不終杜解百事不成國語周語故高朗令終章注終猶成也訓正如此其

實事卒爲終終猶卒竟耳事竟乃成也不明棄共近承禮威百
事不終統結上文義旨甚爲周密光伯似屬拘泥

猶義也夫

昭十四年

注三罪維咎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疏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

按也夫二字往往多是流連詠歎之詞有贊無貶況中間述三
言云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
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
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詞氣亦屬有褒無貶而杜以爲疑

規杜持平

卷五

三

詞且云以直傷義竊謂直中有病多出自後人聖人口中殊無
此意劉光伯謂直則是義是也韓非子解老云所謂直者義必
公正立心不偏黨也卻得此處聖人之旨

受賑歸賑

昭十六年

注受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
戎祭也

疏劉炫故違傳證以破先儒以爲賑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

按賑先儒舊說大概以爲宜社之肉故左閔二年傳成十二年
傳國語晉語皆曰受賑於社而周禮大宗伯以賑膳之禮親兄

弟之國鄭注脰社稷宗廟之肉則脰爲社稷肉脰爲宗廟肉
五經異義引左氏說脰社祭之肉漢書五行志引服虔脰祭社
之肉也諸說皆同惟劉光伯以爲脰亦祭廟之肉宜孔仲達謂
文無所出故違傳證以破先儒也

許不專於楚

昭十八年

注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

疏劉炫云當時許之於楚更無異望非敢恃舊國不事楚當以
畏鄭之故外設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

按杜云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祇據下文許曰我舊國也而言

規杜持平

卷五

三

其實事楚之專心與否何關舊國至杜謂許先鄭封是以許爲
太岳之裔伯夷之後故不肯專心更無情理若如成十五年傳
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於楚楚公子申遷許於葉鄭人因有舊
許之地則許與鄭稍遠而與楚愈近更宜專心事楚其所以不
能者總緣鄭方有令政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畏鄭之故外設
備禦不得專心事楚耳光伯之言是也

及師至則投諸外

昭十九年

注投繩城外隨之而出

疏劉炫云唯投繩城外婦人不出

按杜以婦人隨之而出劉以爲婦人不出詳上下文似我諸外祇是繩投城外或獻諸子占亦卽此城獻故曰子占使師夜縋而登不見以此婦人獻諸子占也劉意蓋亦如此杜必以爲隨之而出亦未見有確證

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

昭二十年

注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

疏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旣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爲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且宣二年壬申朝於武宮注云壬申十月五日旣有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又

規杜持平

卷五

七

注哀十一年傳云此事經在十二月蟲上今例在下更具例其月以爲別者邱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如杜此言或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劉炫以爲日誤而規杜氏

按孔謂傳因簡牘之辭不復具顯其日月其說甚通蓋左氏采眾記以釋經其附麗截斷皆以經爲主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則所記之事各有本末自不容以日月次其先後如此傳自丙辰至丁巳祇是一日有多少事迹多少經歷必非一日所能行自是日誤故光伯有此言孔仲達謂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似屬率率不可爲訓

七音 昭二十年

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

疏劉炫云杜旣取國語之文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何爲又云自午及子凡七日乎是杜意以武王爲七日之故而作樂用七音也違國語之文是杜說謬

按陸氏音義云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賈逵注周語周有七音爲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五聲以外更加

規杜持平

卷五

五

變宮變徵爲七音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所以濟五聲之所不及也杜謂武王伐紂自戊午至甲子凡七日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似亦有理劉必以違國語之文爲杜說謬未免失之大拘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昭二十一年

注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

疏劉炫云按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饗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

按牢卽太牢少牢之牢牛羊豕三牲曰太牢羊豕二牲曰少牢周禮掌客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上公饗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謂太牢也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而魯人失禮爲鮑國七牢也但掌客牢禮自統上下言之不獨諸侯相聘此傳明云晉上執來聘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執自當據聘禮言之禮云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禮有明文鮑國禮當五牢茲已加二牢爲七牢而士執猶以爲卑晉更加四牢爲十一牢徒爲宗國不能守禮甚矣此光伯據聘禮以規杜之意

規杜持平

卷五

共

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

昭二十三年

注不書楚楚不戰也

疏劉炫用服虔義云不書楚楚諱敗不告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劉背傳文而規杜

按傳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入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敗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師謀而從之三國奔下云楚師大奔是六國戰敗而奔楚師方懼不及成陳望風而奔也故傳云不言戰楚未陳杜云不書楚楚不戰皆道其實也而服虔謂

不書楚楚諱敗不告似非言道其實而光伯遵之未免不顧傳文而好與杜異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

昭二十三年

注自京入尹氏之邑

疏劉炫以爲前年王師已克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而規杜

按上年景王崩王子朝與靈景之族作亂黨多敗死子朝奔京丙寅單子伐京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爲子朝所敗也閏月王師軍於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爲子朝規杜持平

所在故伐之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王師晉師圍郊癸卯鄆潰王使告閏庚戌還注言子朝敗故然傳究無明文至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以見於傳者言之自當自京入尹故杜注云然劉以爲前年王師已克子朝從京入郊郊潰不知子朝所在規杜然傳無明文未敢遽信也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

昭二十三年

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疏劉炫謂此胡沈之君戰死故言滅也春秋君戰生見獲者皆

規杜持平

卷五

七

言以歸不書滅何得言雖存若亾皆爲滅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以爲君死曰滅生曰以歸韓戰貶晉侯從大夫例故書獲以規杜失按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輕之也如乘其不備而適得之亦輕之也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君亦稱獲所謂生得曰獲也左氏傳曰曰滅曰獲君臣之辭也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至滅譚滅許滅文在上胡子沈子滅文在下則君存滅文在上國存君死滅文在下孔氏之言或得之

規杜持平

卷五

七

同德度義 昭二十四年

注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

疏劉炫云按孔安國云德鈞則秉義者強莫宏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強故卽引泰誓而勸其務德杜不見古文故致有此謬

按同德度義正義謂尙書泰誓文據傳直莫宏語起下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義杜注謂今太誓無此語至解同德度義則謂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與孔安國所云德鈞則秉義者強違則杜原不見古文亦不

見有安國傳也德鈞則秉義者強劉謂長宏此言取彼爲說必其與彼德同乃度義之勝負但使德勝不畏彼疆故卽引泰誓而勸其務德光伯之言是也

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昭二十四年

注言紂眾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也

疏正義曰孔安國云夷人謂平人杜爲夷狄之人者案四年傳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孔杜各自爲義其意俱通劉炫以杜爲過而規其短

按以夷人爲夷狄之人此最無理若然則紂率其旅若林殷商

規杜持平

卷五

五

之旅其會如林豈皆四夷之人耶且如書堯典厥民夷左昭十七年傳夷民者也將爲四夷之民耶惟夷爲平故到處皆通卽此夷人孔傳夷人謂平人平人凡人也凡無常數之言故曰億兆夷人猶云無數平民也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棄同卽異是謂離德人億萬而億兆心離德莫此爲甚而杜必以夷狄之人言之宜光伯之規也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韉

昭二十五年

注新宮逸詩車韉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疏劉炫以爲昭子賦車轄不爲逆女又以新宮非昏嫺之事而規杜過

按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鄭注新宮小雅逸篇也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終宮三終鄭注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亾其義未聞知新宮爲小雅逸篇者以其與鹿鳴並舉也車轄今詩作車鞶廣川詩故曰案說文鞶鍵也故謂之關又曰鞶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問關爲聲其詩曰閒關車之鞶兮思變季女逝兮又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又曰觀爾新昏以慰我心翫其詞句自是逆女非爲別事故劉光伯

規杜持平

卷五

三

以新宮非昏嫺之事恐或然謂車轄不爲逆女則未必然也詩序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杜注昭子將爲季孫迎宋公女因賦車轄似無可疑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昭二十五年

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疏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

按孔疏則天之明杜以爲日月星辰者以下傳云爲父子兄弟昏媾姻婭以象天明若眾星之拱北辰故知天明日月星辰也杜知高下剛柔地之性者以下傳云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則

君高臣下臣柔君剛地義則地之性也傳文上下其理分明人法天地其事多種杜以天明地義舉要而言故不備顯刑罰威獄溫慈惠和劉炫責杜不具載其文而規其過按如劉意匪特傳中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所當具載卽父子兄弟姊妹甥舅婚媾姻亞以象天明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亦所不當遺然杜祇注天明地性四字則日月星辰天之明高下剛柔地之性兩句已足劉以此規杜之過殊屬好事

齊侯圍鄆

昭二十五年

規杜持平

卷五

三

注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疏劉炫以爲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卽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非自服也而規杜氏

按圍鄆取鄆經傳相違是年十有二月經書齊侯取鄆傳言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方言齊侯取鄆杜於此圍鄆注云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爲經書取言之也劉光伯因謂此時圍鄆而未得明年方始取之經卽因圍書取傳言實圍之日然如此則經傳非據實之書傳言反足據也二十六年疏引服虔曰往言齊侯取鄆實圍鄆耳經於圍書取傳

實其事故於是言取劉以服言爲是以此規杜也

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

昭二十六年

注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疏劉炫云杜以朝既奔楚王始得入入必在朝奔後經書王入在前傳有告於諸侯之語故以爲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故先書王入

按是年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王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

規杜持平

卷五

三

單子盟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王子朝使告於諸侯云云是王入成周在子朝奔楚後也據春秋經則朝奔在後王入在前或王告入在前朝告奔在後據所告之前後書也○按莊宮已兩見昭二十二年杜云在王城王入成周又入莊宮則敬王已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子朝雖棄王城奔楚餘黨尙多故王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卽書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洛陽者是時以成周爲下都所謂成周旣成分正東郊是也至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昭二十六年

注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乃告諸侯

疏劉炫云杜上注云子朝來告晚何爲此注又云王入乃告諸侯二注不同將爲杜失

按據經子朝奔楚在敬王入成周後而論傳則子朝奔楚實在王入成周前一紀十一月辛酉一紀癸酉相距十二日至十二月癸未又相距十日王入於莊宮始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是王入之後子朝告諸侯也劉光伯以爲王入乃告據王告諸侯而言理固當有之然傳祇言子朝告於諸侯不言王告諸侯恐傳

規杜詩云

卷五

三

爲得其實也

萬民弗忍居王於彘

昭二十六年

注不忍害王也厲王之末周人流王於彘

疏劉炫案周本紀民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周語又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知之乃以其子代宣王言代王則國人謂是宣王國語雖不言殺必殺之矣國人相與襲王王既奔免得王子而殺之若得厲王亦應不舍而杜云不忍害王未必然也當謂不忍者不能忍王之虐也

按論語八佾是可忍也皇疏忍猶容耐也文選東京賦百姓弗

能忍薛注忍堪也然則凡云忍者詩桑柔所謂忍心毛傳所謂有忍爲惡之心弗忍者其凶暴不堪忍也此上文云至於厲王王心戾虐則萬民弗忍實不能忍王之虐也史記周本紀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國語周語竝同則光伯所謂不能忍王之虐有明證也而杜以爲不忍害王舛矣旣不忍害王何以厲王之末周人復流王於彘乎流者放也王制曰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放流其君之事而出於不忍

規杜持平

卷五

三

害王之民更舛矣本傳易流爲居以出於子朝之文耳孔疏乃謂居王於彘是以禮居處厲王於彘亦太不審察矣韋昭曰彘晉地漢爲彘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劉炫規杜持平卷五終

南菁書院叢書

劉炫規杜持平卷六

餘姚邵瑛學

矯誣先王

昭二十六年

注先王謂景王

疏劉炫以爲先世之王而規杜氏

按先王二字告中數見曰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謂先王何常之有以從先王之命及先王之經昔先王之命曰贊私立少以聞先王及矯誣先王玩其文義皆當爲先世之王而杜以矯誣先王爲景王若謂矯景之命如今矯稱詔命者夫景王所立者王猛也猛適子之長朝庶子之長劉子單子之輔王猛孰有正於此者子朝雖詐罔以告諸侯轉謂劉單爲矯誣亦不能出諸口故矯誣先王斷宜泛指先世之王必不可指景王也

慈銘案子朝固謂已當立而猛不當立劉單矯景王之命以立之故云矯誣先王所謂言非一端各有當也

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昭二十七年

注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獻爵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疏劉炫云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主人請安

規杜持平

卷六

一

謂主人使司正請安於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
按翫上文子家之言齊侯非實欲饗公不過欲安置魯公齊侯
得自安於別室不在坐耳觀下文請使重見則齊侯欲自安可
知故子家得以君出使齊侯在坐魯君豈容遽出也事理顯然
總是卑慢之甚不必引燕禮爲請賓使自安也卽如燕禮司正
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豈非皆饗臣
下之禮卑公慢公之甚乎大概劉義之勝於杜者不可遽數而
於此傳杜義爲勝不容沒也

木正曰句芒

昭二十九年

規杜持平

卷六

二

注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

疏賈逵云總言萬物句芒非專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
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主故經云木正且
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劉炫以杜不取賈義而獨舉
於木以規杜

按白虎通五行篇云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爲言萌
也太平御覽卷十八引崔靈恩禮記義宗云木正曰句芒者物
始生皆句曲而芒角因用爲官名且句芒者總言萬物句芒不
專指木也但木比萬物芒角爲甚耳故白虎通及禮記義宗渾

言物杜獨言木以經云木正自當就木言之以此規杜殊屬多事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昭二十九年

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

疏劉炫以爲烈山氏卽神農非諸侯而規杜

按烈山卽厲山聲之通轉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鄭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國語魯語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章注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爲厲山祭法

規杜持平

卷六

三

魯語旣云有天下則烈山氏自是天子鄭韋二注又云炎帝之號攷之帝王世紀等皆同則劉光伯謂烈山氏卽神農是也元凱謂神農世諸侯說者強通之謂初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比之帝堯初封唐侯然則堯亦可稱陶唐世諸侯乎亦可以信其不然矣祭法旣曰其子曰農魯語又曰其子曰柱者蓋柱人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也

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

昭三十二年

注作成周遷殷民以爲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

疏劉炫以爲崇文王之教以規杜

按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書多士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又君陳篇云命汝尹茲東郊又曰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又曰懋昭周公之訓皆所以崇文德亦所以崇文教也禮記內則降德於眾兆民鄭注德猶教也月令布德和令鄭注德謂善教也是崇文德崇文教其義一也文猶美也書禹謨帝乃誕敷文德禹貢三百里揆文教皆此旨也而杜以爲崇文王之德劉以爲崇文王之教雖武周之政治未嘗非文王之德教然傳實但言文德而杜卽以爲文王之德似失之拘劉規以文王之教亦覺無謂

規杜持平

卷六

四

而田於大陸焚焉

定元年

注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

疏劉君以爾雅高平曰陸而規杜氏

按此大陸杜元凱謂卽汲郡吳澤非禹貢冀州大陸是也惟杜引爾雅謂廣平曰陸今爾雅無此文惟史記孝武帝紀河溢皋陸以及漢書郊祀志河溢皋陸師古注有廣平曰陸之文耳不知其果屬爾雅否也故光伯以爲高平曰陸則文實出爾雅釋地李巡舊注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說文亦曰陸高平地至

廣平名目則其上文云廣平曰原舍人曰廣平謂土寬而平李
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者名之曰原此詩六雅所謂周原禮
記月令所謂原野與高平曰陸迴異杜氏誤宜光伯之規之也
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定四年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疏劉炫以爲諸侯五月而葬下云六月葬陳惠公則陳侯卒在
二月以爲日誤而規杜氏

按昭八年傳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杜注孫吳悼太子
偃師之子惠公卽此陳侯吳也是年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十三

規杜持平

卷六

五

年傳平王卽位復封陳悼太子之子吳歸於陳惠公立二十四
年至此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卒六月葬禮諸侯五月而葬死
月葬月皆通數之諸多可據此春秋經六月葬陳惠公具有明
文則陳侯卒在二月至六月正合五月之數杜以癸巳係正月
七日書二月從赴雖據長厯算法可憑然理實劉爲確

公及諸侯盟於皋鼬 定四年

注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疏劉炫規杜云會盟異處故復稱公按襄二十五年盟重邱亦
是會盟異處何以不言公

按春秋有會盟同處者如僖五年公及齊侯云云會王世子於
首止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於
葵邲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邲是也至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
晉侯云云於平邲八月甲戌同盟於平邲下書公不與盟以公
見辭諱恥宜不復稱公也有會盟異處者如襄二十五年夏公
會晉侯云云於夷儀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邲此定四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云云於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諸侯盟於臯
鼬統同處異處前後核之惟此復稱公故杜以爲說劉以爲疑
說者謂昭公庸懦權出季氏終昭公之世惟旣逐居邲季氏不
知得一與齊侯盟於鄆陵定公方立四年季氏固存而臯鼬之
盟意如不敢抗聖人蓋喜公之能自振立而獲執牛耳故旣書
公會又復書公及諸侯盟於臯鼬理或然也

社稷不動

定四年

注社稷動謂國遷

疏劉炫以爲社稷動謂軍行而規杜

按此傳云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下文云君以軍行祓
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是社稷動明是軍行爾雅釋天
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禮記曾子問古

規杜持平

卷六

六

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皆是也諸多言社不言稷者封人鄭注云稷社之細也故經傳言社稷往往卽以社該之蓋社土神稷穀神言社而土穀之神該之矣杜以社稷動爲國遷劉以爲軍行竊謂尋繹傳文劉說爲近杜泥社稷並言故謂國遷據傳意劉說爲是

大雩

定七年

注過也

疏按賈逵云旱也劉以賈言規杜

按春秋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皆早

規杜持平

卷六

七

甚也而杜注兩言過過猶甚也謂太過也過則爲災故以過言早卽以過言再雩穀梁僖十一年傳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定元年傳云雩者爲早求者也公羊桓五年傳云大雩者何早祭也是則常雩或但稱雩雩而不得則有大雩至再書大雩則過甚矣凡言雩者皆吁嗟求雨之聲非時當急需不出此至吁嗟求之而無益又大盛樂以求之如此而又無益豈非過乎此杜意也而賈但以爲旱劉卽以賈言規杜若以杜不知爲旱失之

公會晉師於瓦

定八年

注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

疏劉炫云按宣元年會晉師於棐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公略稱師乎

按卿不書以經與傳但言公會晉師不言公會士鞅也杜遂謂禮不敵公故史略卿而稱師攷春秋一書以大夫列數於諸侯之下者不可殫述姑卽以會盟之事言如文十四年盟新城有晉趙盾僖二十五年盟洮有莒慶二十六年盟向有衛甯速成十五年盟戚有齊國佐定四年召陵侵楚有齊國夏皆卿也禮不敵公而春秋何以不略耶則杜於宣元年注謂趙盾稱師取於師會劉亦以此師會故稱師恐不誤也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

定九年

注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疏劉炫以爲不告伐故不書而規杜氏

按杜劉之說義可兩通蓋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與齊釋怨相平定十年春及齊平是也而魯又與晉親上年會瓦執羔執雁其事尙新但以次告不以伐告情固然也莊三年傳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

規杜持平

卷六

八

信過信爲次次者兵舍止之名莊二十九年傳云凡師有鐘鼓日伐伐者聲罪致討之謂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尙強固未敢言伐且晉久爲盟主而聲罪致討亦名之所不敢居惟有告次而已僖元年穀梁傳云言次非救也此亦當云言次非伐也言齊侯衛侯於晉五氏之地一止息而已矣此告次之意也亦春秋書次於五氏之意也

得用焉曰獲

定九年

注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

疏劉炫以爲得用焉曰獲謂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

規杜持平

卷六

九

麟之皮角之屬

按傳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上句是解得寶玉大弓下句是泛解經之書獲者如獲莒掣獲宋華元獲陳夏齧西狩獲麟之類杜所謂麟爲田獲俘爲戰獲也但杜謂用器物以有獲意以爲田自有田器爲戰自有戰器將此器用以得於物焉謂之爲獲劉則以爲得此可用爲器之物謂之爲獲若麟之皮角之屬按麟爲大角獸孝經援神契等嘗言之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大戴記易本命又言之又禮記禮運孔疏引廣雅云文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是麟之皮角固足珍也光伯

之言較勝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

定九年

注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

疏劉炫云按土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爲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晉饋而衣狸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爲帥被晉師之敗何故君以爲功而更受賞乎

按東郭氏齊公族出自桓公桓公四世孫曰東郭偃書卽非其子亦是後人襄二十五年傳云臣出自桓是也傳又云東郭偃

規杜持平

卷六

十

臣崔武子觀偃爲崔氏家臣雖公族而非世卿可知傳云其帥又賤似也但帥之爲書與否或別有人爲帥疑不能定光伯層層駁難亦有理

齊侯衛侯次於垂葭賈耶氏

定十三年

注垂葭改名耶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耶亭

疏劉炫以杜注自違釋例以爲地無新舊之異止是一地二名按傳意凡言實者俱是舊名昭九年傳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賈城父杜注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十八年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杜注於傳時白羽改爲析是夷與析皆

新改之名城父白羽乃舊名也此耶氏垂葭當亦同之故春秋書法竝同皆以舊名爲主也惟定十年傳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杜以夾谷卽祝其不云新舊名改而春秋亦書公會齊侯於夾谷不云祝其則地或本無新舊之異不必以舊名爲重地有二名隨便稱之皆可後漢郡國志曰東海郡祝其有羽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水經注云游水北逕祝其故城西縣東有夾口浦則祝其乃縣名夾谷乃地名地以水得名耳觀夾谷而城父白羽耶氏可知矣

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

規杜持平

卷六

十一

棘蒲 哀元年

注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鉏曾孫鮮虞帥賤故不書疏劉炫以齊衛會乾侯救范氏者師相會因而行伐二君親行告伐不告會也行伐之後魯與鮮虞會之齊衛更遣師與同伐也但齊將卑師眾故稱師衛將尊師少故云孔圉後伐四國竝皆不書非獨魯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告義出百塗竝得通也

按上經書齊侯衛侯伐晉此傳言齊衛會乾侯救范氏始言師及齊衛鮮虞伐晉又添出魯與鮮虞故杜解之曰魯師不書非

公命也鮮虞狄師賤故不書以鮮虞白狄別種故曰鮮虞狄劉
光伯曰後伐四國竝皆不書非獨魯與鮮虞不書也當謂魯師
不書非公命餘者不書皆不告據劉意齊衛伐晉之後更有四
國同伐經以不告不書未知得當否也棘蒲杜無注攷漢書文
帝紀有棘蒲侯柴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有棘蒲侯陳武然
注家亦不言其地之所在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

哀二年

注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疏劉炫以句繹爲小邾地而規杜

規杜持平

卷六

七

據此哀二年經及邾子盟於句繹杜注句繹邾地是明爲邾也
哀十四年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杜注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
是又爲小邾地也按小邾國於邾莊五年邾黎來朝杜注東
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卽小邾地也又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
濫來奔杜注東海昌慮縣是與邾城同在昌慮蓋邾地本不大
而小邾更褊小故動涉邾城幾於不能分界邾城與濫特其一
端句繹蓋亦猶是故杜謂邾地劉謂小邾地細爲分哲疆域固
當光伯爲正也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哀六年

注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疏劉炫言卜不吉謂戰當敗再敗當謂今伐更敗也杜言退還亦是敗非也退還是好退而還以規杜

按昭王之將救陳以平王與陳有盟而吳屢伐之不可以不救故師於城父以救之然楚於定四年已爲吳敗於柏舉殊有戒心故未進而先卜卜戰謂前進以決勝也卜退謂退師以避敵也在救陳之意原止有進而無退然卜戰既不吉祇有卜退卜退又不吉則進退窮故曰然則死也言死以決其必前進而無退避也故曰其死讎乎下傳云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

規材持平

卷六

七

冥卒於城父卜戰卜退不吉之占驗矣死讎之言亦驗矣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哀八年

注鄆人教吳必可克

國人懼

哀八年

注國人懼其爲內應

疏劉炫以爲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

按說傳文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句克之句是實克武城非鄆人教吳必可克爲懸許之辭光伯之言是也吳旣克武城而吳大夫王犯又適奔魯爲武城宰與武城人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外

援內應吳得援之以爲魯害誠可懼也故光伯曰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而杜必以上克之是鄙人教吳之語於是讀傳文者至此多覺不愜皆杜拘於謂語吳人云云之過也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

哀八年

注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

疏劉炫云載書盟主所制自當吳人爲之何由復出魯國又載書數簡之文耳何須負之且諸言載書未有單稱載者以負載器物欲往質於吳以規杜

按負載之載兩讀釋文載如字是載書也或音戴是背負器物

規杜持平

卷六

十四

也光伯謂載書未有單稱載者然如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鄭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次其牲加書於上而理之謂之載書是載書稱載周禮有明文也又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亦是然則負載爲負載書亦無不可至謂載書數簡之文何須負之然禮記深衣云負繩及踝以應直繩與踝不過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耳而亦言負豈真負任儻何之謂哉光伯亦太拘矣萊門魯郭門見上六年杜注故杜云將欲出盟劉云何由復出魯國蓋吳人行成實在郭門外也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

哀十二年

注孔子始老故爲弔也

疏劉炫云按十六年仲尼卒哀公誅之子貢譏云生不能用則是哀公不用仲尼爲臣也又世家及諸書無云仲尼仕於哀公杜馬得云孔子始老乎

按史記世家孔子年六十三魯哀公六年也至十一年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魯哀公有問政之言世家又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叢子記問亦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用此卽光伯所云世家及諸書無謂仲尼仕於哀公之証也故十六年孔子七十四歲

規杜持平

卷六

五

卒哀公誅之子貢有生不能用之譏此昭夫人卒孔子與弔杜謂孔子始老故與弔此不攷之言也○又此傳十一年亦有魯人以幣召孔子歸魯之事孔疏引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譎逐字爲使字亦非

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哀十二年

注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更其例其月以爲別者耶

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疏劉炫以爲傳說當時事耳更倒本隙地之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

按此下經云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岳傳云宋向
魑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魑者有賞魑也逃歸遂取宋師
於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爲虛六邑卽上宋鄭之閒隙地彌作
頃邛玉暢岳戈錫也則劉光伯謂傳說當時事更倒本隙地之
事載其日月使與明年相接洵不誣也杜謂此事經本在十二
月蝨上今倒在下恐邱明之意亦欲與下經傳相接故不與別
處記載齊同也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哀十三年

注二臣鞅與寅

規杜持平

卷六

六

疏劉炫以爲吳晉二臣

按截上下傳文杜鞅寅之說爲長蓋趙鞅呼司馬寅自相與語
則二臣自當屬鞅寅況下文云建鼓整列二臣死之又皆是鞅
寅自謂鞅並不共吳臣對論何得以二臣爲吳晉之臣仲達之
論是也光伯之言失之

逢澤有介麋焉

哀十四年

注介大也

疏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氏

按方言卷六云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郭注引傳曰

逢澤有介麋又昭十四年左傳收介特杜注介特單特民也國語吳語一介嫡女一介嫡男韋注一介一人是皆光伯以介麋爲一麋之義也而杜以介爲大攷麋無甚大者爾雅翼所謂大者不過三二十斤稱大麋聊借是以動人聽聞無關義要也

孔某卒

哀十六年

注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疏劉炫云春秋之例卿乃書卒縱令仲尼不告老例不合書而杜云告老去位猶書卒非也

按孔子世家定公九年以孔子爲中都宰由中都宰爲司空由

規杜持平

卷六

七

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攷禮記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上大夫曰卿是孔子之爲卿斷無可疑但已告老去位耳禮記曲禮云大夫曰卒鄭注卒終也孔疏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曲禮又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注祿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是孔子雖已告老去位不爲大夫而年已七十四德行爲百世師亦當遵曲禮壽考曰卒之訓從大夫之稱曰卒故杜注云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確不可易也況春秋終於獲麟之

一句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不曰孔某卒而何哉光伯猶以爲規過矣

衡流而方羊裔

哀十七年

注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

疏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裔焉大國謂土地遠焉之大國方羊縱恣之狀而規杜過

按衛地北走燕南拒鄭東接齊西鄰晉而此所謂大國則晉是也南陽爲衛邊地在衛之西境與晉接界故此繇辭曰裔焉大國方言卷十二郭注邊地爲裔謂其邊於大國也下傳云晉復

規杜持平

卷六

六

伐衛入其邦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所謂裔焉大國滅之將亡也下傳又云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所謂闔門塞竇乃自後踰也則光伯謂裔焉二字宜向下讀是也方羊猶言徜徉廣雅釋訓云徜徉戲蕩也又楚辭惜誓云託回颯兮尙羊王逸注尙羊遊戲也亦是此義

武伯曰然則競也

哀十七年

注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

疏劉炫以爲小國恆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

按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執牛耳周禮戎右所謂贊牛耳康成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尸猶主也尸盟卽是小國也襄二十七年傳云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主備辦盟具宜執牛耳也涖臨視也臨涖其事飭以法度尊者之所爲故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何休注言涖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是尊者之事也故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禮之常也此季羔之言以鄆衍則吳姑曹發陽則衛石魋吳爲大國衛爲小國準其小大魯衛

規杜持平

卷六

九

相同故武伯曰然則執也然卑者執牛耳尊者涖牛耳總不可易則吳是涖牛耳者不能混而同之也杜以爲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則非矣執牛耳三字傳義大概舉單以見雙故鄆澤之盟衛人請執牛耳杜注盟禮尊者涖牛耳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此蒙盟武伯問諸侯盟誰執牛耳杜注執牛耳尸盟者言涖盟而尸盟者可見言尸盟而涖盟者可見惟以吳衛俱是尸盟故誤以爲據時執者無常似忽爾大國忽爾小國宜光伯以小國恆執牛耳規之斯不易之論也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哀十九年

注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宏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疏劉炫以杜與史記不同而規其過

按昭二十二年傳十一月己丑敬王卽位杜注敬王王子猛母
弟王子匄二十三年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宏謂劉文公曰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
克杜注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
東王此傳云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是敬王之崩在哀十
九年在敬王則四十四年也而史記周本紀則謂四十二年敬
王崩十二諸侯年表又謂四十三年敬王崩杜世族譜亦謂敬
規杜持平

卷六

王崩在四十二年其中必有一誤惟周本紀注徐廣引皇甫謐
敬王四十四年崩此左傳疏引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
已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差得其實而光伯似以史記爲正則依
本紀當四十二年敬王崩若依年表則四十三年敬王崩終莫
能攷其實也

